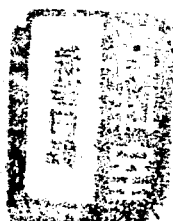


1954.7

自覺
山家



編試人詞機擊
印社版出北蘇

九 宮 山

一個農民戰爭失敗的歷史的悲劇

平劇・廿五場

擊 戢 試 編

1 9 4 5

豈如黃虜只嗟狂，
甚有才能合衆強。
終始稱渠不俯屈，
奈亡無地更飛揚。
李巖失路爲謀主，
神祖多方竊盜糧。
作賊不圖聲色樂，
苦心專志致明亡。

吳梅村
「鹿樵紀聞」錄有明末
李巖七律一首，題作
「九宮山」
扉頁。

擊楫識

甲申冬暮

目 錄

第一場	賑飢	(7)
第二場	劫獄	(10)
第三場	投關	(13)
第四場	聚合	(15)
第五場	議事	(18)
第六場	迎關	(20)
第七場	誓師	(22)
第八場	娶陳	(26)
第九場	入晉	(30)
第十場	攻關	(31)
第十一場	收宣	(34)
第十二場	收居	(35)
第十三場	焚昌	(36)
第十四場	破京	(37)
第十五場	搜陳	(42)
第十六場	植黨	(46)
第十七場	投契	(50)
第十八場	降遼	(53)
第十九場	爭廷	(57)
第二十場	棄京	(60)
第二十一場	進議	(62)
第二十二場	殺友	(65)
第二十三場	解體	(67)
第二十四場	驚夢	(69)
第二十五場	九宮山	(72)
參考書目		

第一場 賑 飢

「……………飢民擊碎令牌，羣集署前，大呼曰：『我輩終須餓死，不如共掠』。宋令急，邀（李）岩議。岩曰：『速諭暫免催徵、並勸富室出米減價官糶，則猶可及止也』。宋從之。衆曰：『吾等姑去，如無米，當再來耳』。宋聞之而懼……………遂申報按察司云：『舉人李岩，圖謀不軌，私散家財，收買人心，以圖大舉……………』按察司據縣申文撫、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監禁，毋得輕縱。宋遂拘李岩下獄』。——計六奇：明季北略

李岩：正生。（簡稱岩）

宋知縣：丑。（簡稱知）

龍套搬四衙役。一丑搬長隨。

幕啓：縣官在。左右衙役，長隨。

印：（唸）祿在其中七品官，爲民父母要銀錢，倘然刮到十萬貫，杞縣地皮成河灘。下官杞縣宋知縣是也。（至此，幕後人聲洶吼）長隨！

道：啞。

印：快去看來，何故堂前喧嘩？不知道這是你老爺的衙門嗎？

道：啞。（下，人聲繼續喧嚷，隨復上）

道：稟老爺！老百姓造反哪！你的令牌都打碎哪！要打進來哪！！

印：嚨！嚨！這是何原故？

道：這幾天不是有窮老百姓起來借糧，你老爺出了告示禁止，說是流氓擾亂嗎？就是那個令牌打碎了。

知：混蛋！什麼窮老百姓！就是流氓。

道：賊！是流氓，豈祇流氓，簡直是土匪啦。

印：縣衙人聲更急，好像要打進來一樣。

知：這，這，這怎麼辦？豈有此理。

道：這怎麼辦？快去請李舉人來解圍啊！！

印：李舉人！那個李舉人！

(南)

隨：喏，老爺又忘記了。不是捐糧賑飢的那個李舉人還有誰？不是因爲李舉人賑了飢，窮老百姓才起來向有錢人要借糧食的嗎！

知：又是窮老百姓。

隨：錯了，流氓。

知：那你快快去與老爺請來。

隨：噫。（隨下，岩上，隨跟上）

岩：【西皮倒板】滿腔熱血無處灑，【轉散板】爲飢民請命到公衙。嘆河南蝗旱災情大，勸富家賑濟德無涯。（白）俺，李岩，河南杞縣人氏。曾經入學中舉，生小官宦人家。先父山東巡撫，故世已久，是故俺無心仕進，息影林泉。適蒙本縣宋知縣見召，不知何事？就此一行。

隨：李老爺，請二門稍候，待小的稟過老爺。

岩：甚好，快去稟來。

隨：啓稟老爺，李舉人到了。

知：請他進來。（李岩參見宋知縣。）

岩：不知縣台召見，有何事見教？（幕後羣衆吼聲重起。）

知：你來得好，大堂外面，一羣流氓，打到縣衙來了。你進來的時候，想已看見。你趕快去把那羣流氓退了。要借糧嗎，這事好辦，俺答應就是了。

岩：縣台所見甚是。可憐那些都是窮老百姓。晚生前些時也會稟白縣台，蝗旱成災，催科宜緩，否則會釀成大變。（幕後羣衆吼聲繼續。）

知：不要說了，請快些出去，把那羣流氓逐退了，回來再說吧。

岩：只要縣台答應借糧就好辦啦。

知：答應，答應。

岩：如此，待晚生去一說就行了。（岩下。知縣召長隨耳語，手作網人狀，衙役拿好械，索；幕後羣衆聲遠去，漸息。岩復上。）

岩：啓稟縣台，衆多老百姓，甚感縣台大恩。不惟不加罪他們，反准許借糧平糶，老百姓皆歡喜而去。不過說，要是沒有米還要來耳。

知：（翻臉）你做得好事。你不過仗你是個舉子。你簡直圖謀不軌啊。你私散家財，收買人心，你想做什麼！那批流氓，叛民，

一聽你說就走了，可見同叛民是通同一氣啊。來呀！（衙役羣上）與俺綁了。（按倒岩，綁起。）

岩：這是何道理？你請俺來，俺替你好說歹說，把老百姓打發走了，你還按俺一個圖謀不軌的罪名，真何從說起！（掙扎）

知：住嘴，押下去，待本縣申詳撫按，自有定奪。

岩：唉！無法無天！隨便按人的罪名，隨便下人的牢獄，這是什麼世界啊！（岩押下）

知：正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知，套同下）。

第二場 刼 獄

「繙伎紅娘子反，擄（李）信（——即岩），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爲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明史：李自成傳

「……百姓共怒曰：『爲我而累李公子，忍乎？』羣赴縣殺宋，刼岩出獄。……」——計六奇：明季北略紅娘，武旦。（簡稱紅）

紅上。

紅：【西皮倒板】一聽恩人下獄了，【轉流水】不由奴家心內焦。恩仇分明皆要報，小紅娘捨命走一遭。（白）奴家小紅娘子，家貧無賴，以賣解爲生。使拳弄棒，是其所長；飛劍擲鏢，也知一二。適才聽說李公子被宋知縣裁誣下獄。想那李公子在杞縣輸財仗義，不亞孟嘗。就是奴家當年，父喪不葬，也曾受其贖濟。有恩不報，枉爲人也。但那牢獄牆高，監守兵嚴，想奴一人一劍，也不能濟事，還……這如何是好？啊！有了。那牢頭張老兒，是先父八拜之交，要他助一臂之力，諒沒有不成之理。待奴家前去便了！

牢頭（生搬）上，紅在場一轉。

紅：（作敲門狀）張伯伯在家嗎？

牢：何人敲門？待俺看來。（開門後兩人同進）啊！賢姪女，這樣匆忙，不知有何急事？坐下說了。

紅：老伯有所不知。那李公子被宋知縣裁誣，下在牢內；先父喪事，曾受李公子贖濟，始得下葬；如今恩公被難，理應解救才是。

牢：救是該救，不過宋知縣做了圈套，定要害他。諒你小小女子，有何能耐去說動宋知縣啊！

紅：老伯伯，不是那麼講。只要老伯伯肯幫助，姪女就有救他之計

紅：如此慢慢進來。

紅：把縣老百姓受過李公子恩惠的不少，只要姪女去一說，個個會挺身來救。姪女的武藝，老伯伯也是知道的。等姪女帶老百姓打到牢前，請老伯伯暗助一臂之力，把牢門一開，俺趁勢而入，就將李公子劫出獄來。事後追查，就推說是姪女進來的，不是不與老伯不相干嗎？

牢：好便是好，只怕俺老兒扭待不起。

紅：好老伯，你就不願與先父有八拜之交了。

牢：賢姪女，要知道這是犯法的事呀！

紅：老伯伯不肯幫助也吧。不過要是我打進了牢獄，放了李公，我就自首當官的，說是張老頭兒打的內應，開的牢門。

牢：唉！我老兒也老了，難道還比不上你一個女子嗎？你快去照計行事便了。

紅：請上受姪女一拜。

牢：不要那些客套了。（牢送紅出，掩門下）

紅：有請左右高鄰。（搬老百姓者兩三人上）

百：紅姑娘所請有何事故？

紅：你們這幾天那來的飯吃？

百：李公子散的賑米。

紅：如今李公子何在？

百：被宋知縣裁誣下了牢了。

紅：你們沒吃時，李公子救了你們；如今李公子有難，你們該不該救李公子？

百：該！

紅：既是該救，如何救法？

百：聽憑姑娘妙計。

紅：如此隨我前去打牢劫獄，殺了那狗官，不僅救了李公子，大家以後的日子也有得過了。

百：姑娘所說甚是，願隨姑娘前去。

紅：各執械棒前來，聽俺吩咐。（各拿各色械棒）

紅：走：（衆隨紅繞場三遍，下）

紅復從上場門牽李岩上，紅去李身手之鍊索等（李甩髮無言），紅牽李袖急走場上兩三轉。

岩：【西皮倒板】賑救飢民惹場大禍，【轉流水】那狗官硬將我下在牢獄。他道我散家財存心不妥，栽誣我謀不軌罪名難脫。幸喜得小紅娘劫獄救我，【轉搖板】到如今錯中錯沒有奈何！（白）小紅娘呀！唉！劫了監獄，殺了狗官。朝廷王法，定然不饒，你放便放了，只是如今如何是好？

紅：恩公呀！【流水】埋葬先父蒙恩賞，大恩不報實難忘。宋知縣栽誣與心樣，束手待斃不成行。

岩：【流水】你是江湖慣浪蕩，我有室家難逃亡。即便室家棄土壤，茫茫何處把身藏？

紅：【流水】恩公不必多惆悵，紅娘自有巧商量。遠走高飛他鄉往，願奉巾櫛作鴛鴦。

岩：【流水】紅娘說話理不當，男女之間有禮防。葬父我豈存妄想，救我出獄恩更强。

紅：【散板】夫妻之事不免強（上聲），男兒自有好主張。我離紅塵歸草莽，祝君前路姓名揚。（白）公子，看後面捕快追來了。（岩回顧，紅劍自刎）。

岩：【西皮搖板】一見紅娘劍下喪，不由李岩淚悲傷。風塵兒女高山仰，唉（哭介）……………再世不忘小紅娘。（白）也罷！事到如今，有國難逃，有家難奔，束手被擒，不僅枉為男子，也將愧煞紅娘。如今李闖正在河南，起義救民，萬眾歸附。不如收拾家丁人等，往投於他，另幹一番驚天動地事業，就是這個主意。【流水】淡泊明志隱鄉黨，平生志氣本慨慷。紅娘為我把命喪，無端禍事起蕭牆。收拾家丁我投李闖，【搖板】逐鹿中原幹一場。（下）

第三場 投 闖

「……………岩初見自成，自成禮之。岩曰「久欽慨下宏猷，岩恨相見之晚」。自成曰：「草莽無知，自慚菲德。乃承不遠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岩曰：「將軍冬日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謹率衆賊千，願效前驅」。自成曰：「足下龍虎鴻韜，英雄偉略，必能與孤共圖義舉，創業開基者也」，遂相得甚歡」。——

一計六奇：明季北略

李自成，箭衣，披鱗服，戴毡帽，履薄底靴，時三十一歲，黑短髯，眇右目。（簡稱李）

李上，四龍套，二侍衛同上。

李：（詩）男兒憑肝胆，聚義入中原。要將三尺劍，拯救萬黎元。

（白）咱，李自成！

套：吼啊！

李：（續）延安府米脂縣懷遠堡人氏。將門之後，頗善騎射。崇禎元年，跟隨咱舅父高大王起義，號稱闖將。如今已一十三載，打過陝西，甘肅，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縱橫八省。所到之處，斬殺貪官惡將，救濟貧苦人民，甚是受老百姓歡迎。大前年高大王蓋屋死難，衆家兄弟，推我爲闖王。可恨這兩年中，命運不濟，被那洪承疇孫傳庭兩個老賊，帶領衆多人馬，圍趕不捨。自從打成都沒有打下來，節節敗退，起初被困在陝西終南山，後又被圍在湖北魚腹山中，損兵折將，好不惱恨人也。幸喜出得河南，哎，這已經是第五次了，如今河南旱蝗大災，人民難以爲生，是咱四處號召，又集得兵馬兩萬餘人。正是：艱危已過十三載，英雄事業尙無端！

李：【西皮原板】幼年間隨舊父米脂起義，稱闖將在軍中無人不知。十三年勝和敗兵家常事，最可歎高大王死難蓋屋。衆兄弟推等咱闖王名字，出河南幸喜得又佔僭師。救人民出水火方稱志士，定中原成霸業知是何時！

李岩上。

岩：【西皮搖板】紅娘放咱出牢獄，反明投關起干戈。（白）來此已是關王大營，不免上請呼喚，門上有人麼？

侍：你是誰人？喚門何事？

岩：請轉稟關王爺，就說河南杞縣舉人李岩求見。

侍：請暫候，待傳。啓稟大王，有河南杞縣舉人李岩求見。

李：請進來。（立拜，鼓吹，分賓主坐定）

李：久仰先生，豫中鄉宦，慷慨好施，深得一方信賴，今蒙不棄，有失遠迎，望乞恕罪。

岩：好說了。久欽帳下當今英雄第一，岩恨相見之晚。

李：草莽無知，自慚鄙陋，今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教益必多，真不勝感激奮發之至。

岩：大王仁義之師，恩德在人，中州士民，莫不聞風響往。是晚生在杞縣反獄聚義，共得男壯數千餘人，前來投效，尚望收錄，願效前驅。

李：豈敢，先生滿腹孫吳，一腔忠義，某雖不德，甚願與先生共圖王霸之業。

岩：欲舉大事，第一要【奪版】禮士尊賢，除暴政收人心安民爲先。崇禎帝亂朝綱失政兩點，鬧飢荒仍還是稅重官貪。因此上老百姓起義造反，收民心我們就處處放寬。軍到處紀律嚴秋毫無犯，殺酷吏伸民怨任用好官。收錢糧照原金額只要一平，民心服便就是大好河山。

李：【二簧搖板】一席活真好似隆中對論，魚得水到如今喜遇先生。（白）咱自出兵以來，縱橫八省，十有三年，日事征伐，孤陋寡聞，今聽先生一席高論，使人茅塞頓開，敢不遵教照行。咱之得先生，真如魚之得水也。哈哈哈哈哈。

岩：在俺，也不算明珠暗投了。放肆了。哈哈哈哈哈。啓稟大王，俺尙有一友，姓牛名金星，盧氏人氏，也曾入學中舉，不幸仕途多舛，現罷職家居。此人經濟文章，勝俺十倍，敢在大王駕前保舉，未知大王意下如何？

李：臥龍鳳雛，咱得兼而有之，先生所舉，定然是王佐奇才。

岩：如此待俺前去請來。

李：請便。正是：大度漢祖得張良。

岩：壯士李岩投關玉。（李、岩同下）

第四場 聚 合

『……………或云：「（牛）金星天啓丁卯舉人，與（李）岩同年，故薦之」。金星引故知劉宗敏爲將軍，又薦術士宋獻策。獻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數。初見自成，袖出一數進曰：「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計六奇：明季北略
牛金星，老生，服開縷，（簡稱牛）。劉宗敏，穿箭衣，（簡稱劉）。宋獻策，矮（三尺高），跛右足，作道裝，攜一杖，一衾下轎，（簡稱宋）。

牛上。

牛：（唸）滿目瘡痍無是處，下帷空讀十年書。（白）俺牛金星，河南盧氏縣人氏。自幼熟讀詩書，身列黃榜，考中舉人，無如朝裏無人，頗受排擠，不能得的一官半職，只有在家閒居，聊享林下清福。唉，如今滿夷起於遼東，屢入長城，外患日急。中原連年災旱，亂民四起，朝廷不思輯撫。反而揚湯止沸，拚命勦辦。十三年中，李自成還是李自成，張獻忠還是張獻忠，只是把自己的兵，倒勦了不少，自己的將，倒辦了不少。眼看亂象已成，這官嗎不做也吧。只是空有滿腹經綸，無有施展之處，思想起來，好不悶殺人也。

牛：【二簧原板】中舉無緣閒家下，可嘆國事亂如麻。眼看明朝不久了（哪），但不知天下究屬誰家。（蒼頭下場門上）
李岩上

李：【二簧搖板】走馬中原訪舊友，薦賢共起覓封侯。（白）前在闖王駕前，保下牛兄，現特前來勸說，今已趕到牛府。門上有人麼？

蒼：啊！李公子，好久不見了，我家老爺正想念的緊，快請快請。
啓稟老爺，李公子到了。

牛：啊！李賢弟，有請，請坐。不知駕到，有失遠迎，當面恕過。

岩：小弟特來有要事相商，牛兄，不必客氣。（目視蒼頭）

牛：（會意）下去吧，（蒼頭下），賢弟有話請講。

岩：中原災荒連年，流賊滿地，況且滿夷崛起遼東，邊事日惡，牛兄看這明朝氣運，究竟如何？

牛：這個嗎……

岩：牛兄名標魁首，濟世高才，不過與那朝官，一無瓜葛，二不賄賂，竟被磨勵下來，這以後牛兄還有什麼希望啊？

牛：這個嗎……

岩：再說：國運既是在這不可知之數，牛兄就真願意退居林下，享這清福不成？就沒有一點用世之心了？

牛：這個嗎……

岩：再說……

牛：（截着）呃，究竟賢弟什麼意思？爽直說了吧。

岩：（左右顧）好吧，小弟請問牛兄，李闖王託俺問你，共圖大事，你肯也不肯？

牛：這個嗎……

岩：這個什麼？崇禎皇帝那裏，沒有你老兄的地位，小弟斗胆說一句，不要多久，崇禎皇帝他自己也不保呢。

牛：（思索）李賢弟，如此說來，你已經投了李自成成了？

岩：俺們弟兄，明人面前不說假話，俺不投也不說出你了。

牛：好吧！棄失其鹿，羣雄併起逐之，愚兄聽憑賢弟吩咐便了。不過你我弟兄只有兩人，羽翼不大。愚兄認得一人，姓劉名宗敏，山西人氏；此人武藝高強，馬步精通，並熟讀兵書，有將帥之才。愚兄又識得一人，姓宋名獻策，永城人氏；此人深曉奇門遁甲，頗識地理天文，真當世之諸葛也；不過時衰運蹇，現以賣卜爲生。若得此二人一同前去，共保真主，方有雲龍風虎之勢，不知賢弟意下如何？

岩：如此甚好。小弟先走一步，請牛兄逕約劉宋二位仁兄前來大營，小弟定爲先容。闖王禮賢下士，必掃榻以待也。

牛：不遠送了！（岩下）來呀！（蒼頭上）

蒼：有。

牛：即速進往街前街後，尋找那宋相士與劉大爺來府，就說爺有話商量。

蒼：是。（蒼頭下）

牛 正是：安排釣香餌、準備釣金鯉。（劉、宋上，蒼頭隨上）

劉：山西劉宗敏。

宋：永城宋獻策。

劉：宋先生請了。

宋：劉壯士請了。

劉 宋：適才牛太爺呼喚，你我就此一行。

蒼：啓稟老爺：劉爺宋相公到了。

牛：有請，二位駕到，請坐。

劉：謝坐。蒙太爺呼喚，不知有何吩咐？

宋：謝坐。太爺叫俺、莫非要看相嗎？我看太爺印堂發赤、定有喜事、沒不是開復了，選了知縣了啊？

牛：宋賢弟取笑了。（顧視蒼頭、蒼頭下。）二位賢弟有所不知，愚兄有一好友姓李名岩，杞縣舉人，其父官居尚書一品；此人慷慨好施，深得民心；被縣官栽誣謀反，下獄究治；有一種佞紅娘，帶同一縣百姓，殺死縣官，將他劫獄救出；如今投在李自成帳下，稱爲謀主。因俺與他有八拜之交，故此前來，約俺一同入夥。我想劉賢弟是一名壯士，正好前去立些汗馬功勞，宋賢弟學富陰陽，正好前去運籌帷幄，萬有一幸，都不失爲開國功臣……………。

宋：我說牛太爺印堂發赤，官星高照，定然是一品當朝，豈只選個知縣。我算過了的，圖讖上說：「十八子，做皇帝」，定是應在這李自成身上。我呢，不管怎樣，總比現在替人算命看相的好，我是去定了。

劉：牛太爺舉人出身，都願意，咱還有什麼說的。

牛：如此甚好，俺們弟兄，就此起身便了。

劉：正是：淮陰胯下辱韓信，

宋：成都市上走君平。

牛：林下十年豪氣盡，

劉、牛、宋：際會風雲反大明。

第五場 議 事

自成『集牛金星等議兵所向，金星請先取河北，直走京師。楊永裕請下金陵，斷燕糧道。從事顧君恩曰：「金陵居下游，事雖濟，失之緩。直走京師，不勝，退安所歸？失之急。關中、大王桑梓之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幾進戰退守，萬全無失。』自成從之。』——明史：李自成傳

是時，李已稱新順王，蟒衣、帽皆如舊；李岩改武生，箭衣；牛改穿蟒服，長翅紗帽；劉宗敏改穿靠；宋獻策不改，僅相士帽去掉，仍攜一仗，一鷲毛扇。

李上，四龍套，二侍衛同上。

李：【二簧倒板】入襄陽號新順稱孤寡道【轉迴龍】得賢士名李岩智勇皆佳。【二簧原板】牛金星劉宗敏文武雙霸，宋獻策獻神識天運屬咱。那崇禎太無道萬人咒罵，起義兵救人民我重建中華。（白）新順王李自成。自孤從河南進據襄陽。河南、湖北、陝西、鄰近州縣、望風歸附。且喜杞縣舉人李岩，反獄興兵，來爲謀主。此人足智多謀，并保薦舉人牛金星，壯士劉宗敏，羽士宋獻策，皆文武之才，堪作羽翼。想孤興兵以來，共有十三家七十二營，現今除張獻忠那厮外，只孤一人得以中原獨據，雄霸一方，好不威武。只因出兵方略未定，大計未決，仍是偏處襄洛，未能天下一統。不免請李牛各位進帳，商量一番。傳令下去，請李將軍牛軍師四人進帳議事。

特：大王有令：傳李將軍，劉將軍，牛丞相，宋軍師進帳議事。岩、牛、劉、宋同上。

岩：適才大王傳令，召俺等進帳，不知有何軍情議論？你我不免進帳伺候。

牛、劉、宋：是了。（作進帳狀）

岩、牛、劉、宋：參見大王。（鼓吹）

李：兩旁賜座。

岩、牛、劉、宋：謝座。

岩：大王宣召，不知有何軍情議論？

李：衆卿有所不知。自進得襄陽，雖然局勢稍定，但四海人民，尙苦塗炭，一統大業，尙無成就，是以日夜焦心。不知衆卿有何妙策？孤聞其詳。

劉：大王，聽了。【二簧搖板】金陵王氣古來有，太祖得之定九州。東南富庶先到手，隨時可奪五鳳樓。（下隱）這是陽光裕的妙計啊，大王不可不從。

牛：依俺看來，還未免太緩了。大王請想一想，金陵居長江下流，斷了北京的糧道，還不算動搖他的根本。要是大舉，還要渡江渡河，路途遙遠，還北伐中原，定鼎燕京，要到什麼時候去了？依俺所見，不如渡河北伐便了。【二簧搖板】立刻渡河出大兵，是長驅直入取燕京，各路聞風定響應，大順王朝一舉成。

李：牛卿所奏，正合孤意。

岩：且慢。依臣所見，以爲不然。曾聞顧君恩顧先生指陳天下大勢，以爲明朝恩澤，在世已久，未可一下動搖。爲今之計，關中是大王桑梓之邦，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到手，建立基業，然後旁取延綏三邊，由此東渡，打入山西，從宣、大直取京師，庶幾可進，可退，可戰，可守。顧從事之計，實乃萬全之策。

宋：李將軍言之有理。【二簧搖板】十八子主神器我已算定，只是要定下那出兵的方針。打金陵失之緩不必細論，牛丞相主立刻直搗燕京，打勝了倒沒有什麼要緊，打不勝試問你向何處退兵。取西安爲根本東出三晉，李將軍萬全策，望大王勉力而行。

李：是孤暗自思量，緩計急計，皆有失着，不如照李將軍之言，顧從事之計，就此決策，庶爲萬全，李將軍聽者，就命你爲前部先行，帶領本部人馬，攻打西安，孤立起大兵，隨後策應，便了。（李、牛、劉、宋，套同下）

岩：衆三軍！（四龍套帶刀上）

套：吼啊！

岩：大令下；新順王傳下旨意，命本帥爲前部先行，帶頭本部人馬，兵伐長安城。（鼓吹同下）

第六場 迎 闖

『李岩又編口號，使小兒歌曰：「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又曰：「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求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家都歡悅。」時比年飢旱，官府復嚴刑厚斂，一聞童謠，咸望李公子至矣。』——計六奇：明季北略

歌者男幼若干人。

老百姓甲乙丙丁。

歌聲由幕後起，歌者上。

迎闖王（插曲）

歌：朝求升，暮求合。

近來貧漢難求活。

崇崇十七年，

水旱蝗災倒有十年多。

官府惡，官府惡，

橫征暴斂還比猛虎毒。

白：他們可坐北京城裏享福。

我們再不反抗，真不得活。

河南、湖北，

到了闖王，俱已解脫。

陝西，他的故鄉，

歡迎他來，

我們放起一把火！

我們放起一把火！

白：趕走那些王八日的！（唱至此，甲乙丙丁上）

早早開門迎闖王，

管教大家都快活。

早早開門迎闖王，
管教大家都快活。（歌者下）

甲：唱得好，唱得好，真不錯。可惜上面沒有聽全。

乙：你老哥不出門，還不會聽過呢！西安城裏裏外外那個不會唱這個？（幕後歌聲起）你聽，不是又唱起來了嗎？

丙：我老兒年紀大了，不然也跟着唱唱。

甲：唱唱是小事，我看那個意思真不錯。想前些時，馮巡撫馮師孔那個王八在蠶兒的時候……

丁：還有那個混蛋東西，什麼秦王爺呢？

甲：還有秦王爺，不是秦王爺，是秦王個屁，他們可把咱們吃着了。捐啦，稅啦，糧啦，賦啦，那天不上門來討，來催。那個日子真難過。你記得（向丙），你不是還拉進衙門去打了一頓屁股，因為欠捐。

丙：還怎麼記不得！還有，他（向丁）比我更那個，田也賣了，女兒還被什麼王爺搶去了……

丁：永壽王爺。（丁作哭狀）

乙：永壽個屁！

甲：哭什麼！過去就不提了！有本事今天就去幹，去報仇。如今可好啦！

丙：真的，如今可好啦！

甲：迎闖王，不納糧，不是真的不納糧了嗎？我這幾個月就沒有出過一個通寶。闖王的弟兄又和氣，買賣又公平。田也好種，生意也好做。

丁：就是來遲了！

乙：早來，你的女兒就不會進宮當娘娘哪！（丁欲毆乙）

甲：（擋着丁）他不過說笑話。說遲呢，也不算遲。你知道，還有北京啦，南京啦，什麼地方的，還不都是崇禎皇帝手下的那些王八東西在那裏嗎？

乙：崇禎個屁！

甲：那些地方的老百姓現在還在受苦呢！要闖王的弟兄一到就好了。（兵士隊，上場門上，下場門下。）

丙：你看，我聽說校場點兵，要去打南京啦！

丁：不是，是打北京！

22

甲：我說是嗎，打南京也好，打北京也好，闖王一定會去救那些地方的老百姓的！（幕後歌聲起）

丁：走，我們去校場看點兵去！

甲：看，有什麼用！有本事今天去幹，去報仇！走！

乙：走。

丙：我老兒可年紀老了。（同下，丁隨下）

第七場 誓 師

『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大順」，改元「永昌」。……籍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

二月，自成渡河。』明史：李自成傳

牛。劉。岩。宋。同上。

牛：輔佐新朝稱宰相。

岩：東征西伐氣軒昂。

劉：披掛百萬俺執掌。

宋：袖裏陰陽定朝綱。

牛：俺天佑殿大學士牛金星。

岩：俺制將軍李岩。

劉：俺權將軍劉宗敏。

宋：俺開國軍師宋獻策。

牛：今日我主、點兵出征，你我朝房伺候。

岩：知道了。

劉：知道了。

宋：知道了。

李上、龍套四、侍衛二同上。李坐案受朝，牛、岩、劉、宋拜賀，賜坐兩旁。

李：諸卿平身，兩旁賜座。

牛：謝坐。

岩：謝坐。

劉：謝坐。

宋：謝坐。

李：孤自聽從李將軍計議之後，果然奪得西安，立為根本，現今朝政整飭，馬步增強，正好依李將軍前議，進兵東征。李將軍領旨（岩起身，跪），命你為征東元帥，率馬步四十萬，攻打太原。

岩：遵旨。（起）

24

李：劉將軍領旨（劉起身，跪），命你爲征北元帥，率馬步四十萬，攻打三邊。

劉：遵旨。（起）

李：校場伺候，孤隨後便來。（李、牛、宋皆下）

岩：衆將軍：（有）本帥奉旨東征，校場伺候。（遵令）。

劉：衆將官：（有）本帥奉旨北征，校場伺候。（遵令）。
李、牛、宋復上。李對岩斟酒囑別。

李：【西皮散板】東征大事卿管領，太原常武到昌平。文韜武略孤相信，馬到成功入燕京。

岩：（接酒），【西皮散散】東征大事臣管領，兵機萬端仰聖明。大順王朝來定鼎，北京城外扎大營。

李對劉斟酒囑別。

李：【西皮散板】北征三邊是大任，將軍還須謹慎行。榆林到手入三晉，大軍會合在北京。

劉：（接酒）【西皮散板】祭旗出兵往北征，定然奪得榆林城。人唱凱歌鞭敲鐙，不勞我主酒三巡。（岩，劉率衆下）

李：【西皮散板】，關中基業邁漢高。

牛：滌蕩山河大順朝。

宋：大同宣府一箭到。

李：要入京師稱舜堯。（同下）

第八場 娶 陳

吳三桂『至則戎服臨筵……酒甫行，即欲去，（田）腕屢易席，至邃室，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極者統諸美而先衆晉，情豔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腕曰：「此非所謂圓圓耶？」……酣酒間，警報踵至，腕前席曰：「寇深矣，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苦保公家先於保國也」。腕勉許之。』——陸次雲：圓圓傳

田皇親，花白鬚，開鑿，（簡稱田）。吳三桂，武生，先戎服，盔，靠，外加蟒服後換箭衣、開鑿，（簡稱吳）。陳圓圓，花旦，（簡稱陳）。地址在田皇親府。

桌椅輝煌，有酒具，二蒼頭甲，乙，（丑）作打掃佈置之狀。

蒼甲：小跑腿，你曉得今兒請客，請的是誰啊？

蒼乙：還有什麼不懂得！國丈爺自從貴妃娘娘死後，宮裏沒有了靠山，悶悶不樂，還不請的是京城裏的六部尙書、九卿科道、來打幾圈麻將，消他一個遣啊。

蒼甲：咱說你小跑腿，鬼靈精，今兒你可猜錯了，聽說請的是山海關總兵吳大帥呢。

蒼乙：不管請誰，咱們好生伺候，不打麻將，也要打撲克，反正弄兩個頭錢就好。這年頭兒什麼都貴，家裏還有小兩口子，吃窩窩頭也費勁兒啊。

蒼甲：你不要那麼說，我看你那小妮子怪漂亮，何不獻與國丈爺，還不和那蘇州來的陳姑娘一樣，穿綾羅，吃美味呀！

蒼乙：老王八、你當王八當出醋頭來了，真正混賬東西。

蒼甲：不要瞞！混賬東西、俺們還北京城，混賬東西可多啦。國丈爺來了。

田：諸事齊備？

蒼甲：齊備多時。

田：好，吳總兵吳大帥到時，報與老爺知道。

蒼乙：噫。

田：下去伺候（蒼甲、乙同下）。哎！下官揚州田弘遇，官拜左都督之職。所生一女，選爲當今貴妃，忝作國丈。不幸貴妃娘娘前年薨逝，因此當今恩遇，不免差疏。是我思得一計，在蘇州選來美女一名，姓陳名圓圓，此女生得花容月貌，美靚異常，進入宮中，意在固結聖恩。那知皇上又退送出來，現尙留在府中養住。外夷掘起東北，羣盜流竄中原，倘有差錯，一無依靠，好不悶殺人也。【二簧原板】貴妃入宮多僥倖，人人都趕俺叫皇親。只可惜貴妃娘娘命不永，又才買蘇州美女送宮庭，不知爲何乏意興，當今退出（了）陳美人。在華堂擺下筵席且靜等，等候那山海關前吳總兵。（陳上）

陳：【二簧慢板】自幼兒生長在蘇州大郡，陳圓圓墮風塵暗自傷心。學吹彈習歌舞供人歡欣，還擺弄賣給了田氏皇親，田皇親結恩寵把奴獻進，獻與那崇禎帝進入宮庭。回田府閒居住又是一春整，那當今只爲奴出身娼門。奴好似鳳凰遭了鷄鴨命，不知道何日展翅向青雲。（白）奴家陳圓圓，蘇州人氏。自幼被田皇親買來，進入宮中，當今天子，仍想念那已死的田貴妃，私嫌奴出身娼門，不肯收留，仍退回田府居養。正是：一入侯門深似海，空辜負花落花開。

田：陳姑娘不在後房，來至前廳何事？

陳：老爺有禮。見廳前有筵席模樣，是賤妾信步走來，不知老爺在此，多有得罪。

田：罷了。姑娘有所不知，自你出宮以來，聖上恩遇更疏。現今天下紛紛，吳總兵前程遠大，是我攀爲同鄉，有心巴結，今日正是請的吳總兵啊！

陳：老爺計議，自是正理，不過恐那吳將軍未必肯來，聽說吳將軍這人很仰慕咱們這兒的歌舞，何不以此導之。

田：姑娘真聰明，自然，說不定還有用得着姑娘幫忙的地方。

陳：但憑尊命。（蒼甲上）

蒼甲：稟老爺！吳總兵駕到。

田：請姑娘先退，（顧陳，陳下）開中門迎接。（吳戎裝上，侍衛二）

吳：【西皮倒板】山海關鎮守威名震，【流水】因奉旨對平合同轉北京。遼東滿夷思一逞，遍地流賊動刀兵，當今恩意多寵幸，蟒袍玉帶賜平身。還有口尚方寶劍來賜定，准軍前斬後奏殺犯臣，又封我平西伯爵位尊，好男兒，到此意氣慷慨，快平生。
○（田、吳見，合拜，鼓吹）

田：將軍不棄，篷壁生輝，未曾遠迎，望乞恕罪。

吳：甲冑在身，老國丈，原諒了。

田：請上座。

吳：嚕。（做爲威嚴之狀）

田：此次將軍榮封伯爵，寵賜上方，足見皇上恩眷甚隆，真正是鄉里之光榮，蒼生之幸福。

吳：嚕。（做爲威嚴之狀，田後顧）

蒼乙：老爺是要香烟？三炮台有。（拿烟一支遞向田）

田：（拂袖，怒視，微聲喝喝）混賬！滾開！

蒼乙：滾就滾，頭錢我總有一份。（抬頭看見一丫頭執酒壺進，接說：）！不混的來了。（下）

田：將軍受封，還不曾賀喜，現今又要離京赴鎮，下官尊備薄酒一席，聊伸祝賀微忱。

吳：有勞國丈了。（做爲威嚴之狀）

田：將軍請。（鼓吹，丫頭斟酒）

吳：國丈請。（做爲威嚴之狀）

田：將軍請。（丫頭斟酒）

吳：國丈請。

田：將軍請。（吳不舉杯，田作失望狀。丫頭斟田猶豫下。台上僵半分鐘時間，田沉思有頃。）

田：敢啓將軍，下官後園稍有花木亭台之勝，並備下家樂一部，或可勉強湊興。來，將席宴撤下，重新擺設後花園。（蒼頭甲乙上，作移席動作，鼓吹。）

蒼乙：來頭大咧。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蒼甲：你瞧就得啦，好看的還在後頭呢。

田，吳動身就台上轉三轉落座，即作爲到了後花園。（鼓吹止，遠遠有音樂之聲。）

吳作望狀，吳色漸霽。

吳：老國丈，這個花園倒修建得很雅緻，像我們日處兵營帳幕的人，就享不到這個清福。

田：還算什麼！將軍鞍馬勞頓，功在國家，回到京師，就多享受一點，也是應該的呀！

吳：享受，從見皇上到今天，我袍甲還未脫過呢！真受不了！

田：將軍既然到我老田這兒來了，袍甲暫爲寬解一下，舒暢舒暢，咱們倆可儘情樂一樂。來呀！（丫環上）去請陳姑娘來。

丫：是了，有請陳姑娘。

吳：那一位陳……

田：請將軍寬解袍甲，等下就知道了。

吳去戎服，換方巾，開筓，一掃威嚴之狀，而變爲一嬉皮笑臉的花花公子矣。（陳上）

陳：【西皮倒板】田皇親後園飲酒宴，【轉西皮原板】好一派急管與繁絃。聽說是有召我如花美眷，也不過爲他人鬥麗爭妍。怕只怕吳將軍威嚴滿臉，走向前難壞我陳氏圓圓。（白）將軍（向吳），老爺（向田）。

吳：這莫非就是陳姑娘？啊啊！幸會幸會。請坐請坐。

田：吳大將軍請你坐，你就坐了罷。（陳坐）

吳：國丈府上的姑娘，真是天下無雙的人品。

田：見笑了。（顧陳）給吳將軍連斟三杯，儘情樂一樂。（陳爲吳斟酒三杯。）

吳：這酒是不能辭的，一定喝，一定喝。（連飲三杯，有醉意。）聽說陳姑娘舞技絕妙，不知能够有這眼福沒有？

田：好的好的，就請陳姑娘舞一回罷。

陳：（離座）取笑了：（舞。歌）【二六】燕處危巢不自知，珠歌翠舞實相思。英雄兒女尋常事，誰管兵荒馬亂時。

田：吳將軍。（吳正注視不瞬，聞聲始回頭。）

吳：啊啊，老國丈，清歌妙舞，無以復加。哎！無以復加。

田：哈哈哈哈哈，

吳：哈哈哈哈哈，（同時，併顧陳）

田：姑娘啊！吳將軍真可是算少年英雄啊！

吳以手戲陳，陳伴羞，下。

田：將軍醉了。

吳：今天樂得緊，實不醉，不醉，陳姑娘……………

田：只要吳大將軍不嫌，願以奉侍箕帚。

吳：君子不奪人之所愛啊！老國丈，哈哈。

田：老夫以後仰仗將軍的地方多嘍。只要將軍稍加關照，老夫得有庇託，就萬幸了。

吳：老國丈的事，敢不盡力，以後保公之家，當先於保國。

田：謝將軍了。（蒼甲上）

蒼甲：啓稟老爺，今有吳府家人，來在前廳，傳上話來，說吳大將軍，傳諭吳將軍，聖上有旨，趕速回山海關鎮守，不得有誤。

田：告訴那家人，就說知道了。

蒼甲：噯（下）。

田：不要忙，還有呢，再來一杯。

吳：老國丈，君命父命，不敢不走，只是陳姑娘，既蒙老國丈面允，不如即刻同走，亦不再打擾老國丈了，明天一早，我就要馳驛去山海關的。

田：嗯，嗯。（猶豫）

吳：老國丈的話是要作準的。家院公！

蒼甲：噯。

吳：去告訴陳姑娘，國丈爺已吩咐了，即刻收拾細軟，起身前往吳府。

蒼甲：噯。

田：遵命，遵命。下去（向甲）！照吳將軍吩咐的。（甲下）
陳隨蒼頭上，入車。

吳：【西皮搖板】施一禮辭別了皇親府，【轉流水】人逢喜事喜心頭，陳圓圓果真到了我的手，勝似那西平伯加封西平侯，一同就歸吳府不用等候，【轉散板】山海關大營內再敘綢繆。（吳下）

田：【西皮散板】一見將軍去得遠，無端陪了陳圓圓。但願我家飲多照看，吳府田府都一般。

陳：【西皮散板】多蒙皇親來照掛，等取將軍油壁車，此去兩家如姻婭，誠心一片把恩答（平聲）。（陳由下場門下，田由上場門下）

第九場 入 晉

『時山西自平陽陷，河津、稷山，滎河皆陷。他府縣多望風送款。二月，自成渡河破汾州，循河曲竄樂攻太原，執晉王求桂，巡撫蔡懋德死之。北徇忻。代……』——明史：李自成傳

岩上，龍套，侍衛隨上。

岩：本帥出兵以來，平陽守將陳尙智首先迎降，如今太原也垂手而下，殺了山西巡撫蔡懋德。正好趁勢追殺，打到代州，以便出宣府大同。衆將官！（有）聽令。兵伐代州。（繞場一週）

岩：前面何處？

套：已至代州城。

岩：打進去。

周遇吉上。武鬚生。盔、靠（簡稱周）。

周：草賊通名。

岩：東征元帥李岩。

周：看槍。

互打：岩敗下。

周：那賊槍法未亂，雖然敗下去，但賊衆我寡，爲之奈何？（幕後有人罵叫囂之聲）

探：報：轅門外飢軍叫號，糧草不足一天了。

周：下去！這如何是好？

探：報：李闖王兵馬又打城來了。

周：再探！糧盡援絕，莫奈何退兵甯武關吧。衆將官！（有）兵退甯武關。

李岩上，岩周互戰，周敗下。

岩：追。（岩下）

第十場 攻 關

『甲申三月。賊（李自成——編者註）犯甯武，甯武兵只四千，遇吉……率兵力戰，人告奮勇，無不以一當百。斬級萬餘，甯武戰卒亦略盡，遂敗……城陷，復馬蹶，徒步跳盪……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鐵騎：甲申傳信錄

周上。

周：【西皮倒板】失守代州令人可恨。【轉原板】李闖賊子豕突狼奔。甯武雄關怕難保定，要不保定我只有殺身成仁。（白）俺山西總兵周遇吉。哎！太原代州，連連失守，那李闖賊兵，來得甚猛。周遇吉啊周遇吉！你放棄了代州，你還守不住甯武關嗎？（探上）

探：打探軍情事，報與都督知。報：李闖兵馬離甯武關三十里了。

周：追得好快，再探再報。（探下，復上）

探：報：李闖兵馬團團圍着甯武關。

周：下去吧，再探。（探下）這孤城困守，如何是好！不免整頓人馬，出城與那賊決一死戰。衆將官！（有）出關決戰。（台上轉兩週）

將：關門皆被土石緊塞，不能開啓。

周：啊！關門皆被土石緊塞，不能開啓，這是何故？啊有了。必是有人疑心於我，怕我降賊，故此將關門閉死，使我人馬不能出去。哎！周遇吉啊周遇吉！你是要死在甯武關了。且吧！衆將官！（有）緊守甯武關不得有誤。（岩上）

岩：衆將官！（有）攻打甯武關。

將，侍衛，龍套作攻打狀，城上射箭，喊殺連天，李兵多有傷亡。

周：闖賊，要你知道本都督的利害。

岩：啊哈。看你周遇吉有多大能爲，胆敢阻擋本帥去路，看箭。

李兵重新攻關，甯武關破，周下。岩追下。周再出場，岩追出

，先龍套互打，後岩周對戰，周敗下，岩趕周，隨後下。周再出場時，已無一兵一卒。

周：甯武已陷賊手，將士死傷殆盡。周遇吉啊周遇吉！你難道束手被擒不成？（岩上）

岩追上與周對戰，周被擒。

岩：周遇吉！今被本帥所擒，有何話說？

周：看你把周都督怎麼樣？

岩：帶下帳去，等大順王駕到，再作處理。（侍衛帶周下）

金：甯武關已到手，周遇吉已被擒，待本帥修表，奏聞大順王，便了。濃墨伺候。東征元帥拜啓大順王駕前……（鼓吹）中軍。

中：起義打天下，隨軍一參謀。中軍參見。

岩：茲有捷報一封，命你投往大順王大營，不得有誤。

中：領令。快馬加鞭捷報傳，我軍奪得甯武關。（下）

岩：【西皮散板】百年基業定長安，大將東征出太原。大同宣府不算險，一戰已收甯武關。（中軍隨上）

中：參見元帥。

岩：捷報送到了？

中：送到了，大王隨後就到。

岩：如此準備接駕。

李、牛、劉、宋上，龍套侍衛同上。岩恭迎，鼓吹，拜、坐定。

岩：啓稟大王，周遇吉生擒，請示定奪。

李：皆李將軍之功也。

岩：託大玉洪福。

李：帶進來。（周帶進，李下公案，爲之解縛，並拱手禮之。）孤起義關中，久聞周將軍英雄蓋世，此番得遇，三生有幸。今天心厭明，大事可知，識時務者爲俊傑，宜（府）大（同）巡撫一席，非將軍莫屬。

周：闖賊住口，周都督不是那等樣人，今城破被擒，要割要殺由你，堂堂大明都督，豈投降你這禽魔草寇。

劉：這賊你還逞強，打這甯武關，損傷了我多少兵將。來呀！拉出去斬了！（侍衛拉周下）成全你一個忠臣。

：牛丞相、宋軍師、劉將軍、李將軍、打這南武關，蕭實損兵折將不少，要是以後大同，宣府，居庸，昌平的守將，都是和那周遇吉一樣，這要損折多少兵馬，何日才能打到京師啊！孤看還是暫且休兵吧。（中軍上）

：報：今有大同總兵姜瓖派人呈送降表到了。

：哈哈，哈哈，不費一卒一兵而得大同，此真天助孤也。中軍傳旨，宣他進來。

姜瓖的代表，（丑）跪呈降表給李。

：請進後帳，好好招待。（丑下）中軍傳旨，兵進大同府。

：大王有旨，兵進太同府。（同下）

第十一場 收 宣

「俄而宣府總兵王承蔭（降）表亦至。」——吳梅村；鹿樵紀聞

丑撤王承蔭所遣資表人上。一隨從。

丑：你看人家，多麼利害，說打那裏，就打那裏，誰也抵不住。宣府，有多大點兒，還經得起人家一打嗎？

劉：依你老人家講來，只好投降啦？

丑：不投降，還有什麼法子？我們明朝，就是這麼一回事。

李、牛、劉、宋、岩上，龍套侍衛同上。

劉，岩在前，見丑舉槍一刺。

劉，岩：你是那裏來的？不說，就要你的命。

丑：（跪）大順老王爺，饒命，我是來投降的，帶有宣府王總兵的降表獻上。（呈降表）

岩：（接表與劉同看）這就好了，起去候着（轉遞與李）今有宣府王總兵派人呈送降表。

李：（略一看）哈哈，哈哈！不費一卒一兵事得宣府，此真天助孤也！就叫他帶路，進兵宣府。

丑前引路，台上轉一匝，進入宣府城，城外王承蔭等率隊迎入，同下。

第十二場 收 居

「李自成犯居庸，總兵唐通，（監軍）太監杜之秩迎降，巡撫何謙遜」。——佚名：崇禎長編
丑搬杜之秩上，龍套降上。

杜：（埋頭，搓手，）還怎麼辦？李自成一下就到面前來啦！軍士們，整頓人馬！

套：監軍老公公！怎麼啦？要打嗎？

杜：誰說不打。

套：打就好啊！大同，宜府的那些老爺都像你監軍老公公就好啦。大明朝像監軍老公公這樣的人，多有幾個就好啦。

杜：原來也是這麼說啊！軍士們，開出城去！（出城）李自成說來的快，影子也不見，你們把刀啊槍啊放在一塊兒，休息休息去吧。

李，牛，劉，宋，岩上，龍套侍衛同上。

杜迎上一步，跪下。

杜：李大王，犯臣杜之秩恭迎聖駕，大王還沒有來我就獻好了械。○

李：哈哈，哈哈！不費一卒一兵而得居庸關，此真天助我也。

杜：進了居庸關、京師就垂手而得啦。大王萬歲！！

李：衆將官，兵進居庸關。（同下）

第十三場 焚 昌

『闖賊至昌平，軍民爭降。總兵李守樂力格殺數賊，賊攔刺之，乃拔刀自刎。』——文秉：烈皇小識

『十六日，賊由紅門川，攻破昌平州。總兵李守樂及監軍太監皆逃走。』——錢駟：甲申傳信錄。

『二月十三日，焚昌平，總兵官李守樂死。』——明史：李自成傳

李、牛、劉、宋上。龍套侍衛同上。

李：本兵已入居庸，前面便是昌平，那總兵李守樂堅守不降，不知何人願去攻打。

岩：臣願往。

李：既是李將軍願往，就帶本部人馬前去攻打。昌平打下，速圍京師，不得有誤。

岩：遵旨。大令下！（有）兵伐昌平！（岩下）（中軍上）。

中：奉李將軍差遣。同到大營投書，請轅門侍衛轉稟大王，就說李將軍差官求見。

侍：候着，稟大王，李將軍差官求見。

李：宣他進來。

侍：傳他進去，好好回話。（中進、跪呈書信）

中：啓稟大王：李將軍兵馬到了昌平，與守兵不曾交得三個回合，大軍便已攻進城去。可恨那守將李守樂抗拒不退，昌平現已焚毀。李將軍已進兵京師，一路毫無阻礙，特着小臣進來，迎接大王。

李：如此甚好，傳下旨意，兵圍京師。

中：大王有旨，昌平已得，兵圍京師。（同下）

第十四場 破 京

『……（杜）勛呼城上人，請入見，守城諸監總之上。見帝盛稱賊勢，勸帝禪位，不然，則割出陝分國而王，上不答。……是日（三月十八）……申刻，賊攻廣甯門，杜勛射雲城上，曹化淳立啓門，外城陷。二鼓，帝命周后自縊，令太子二王易服出避，手刃袁妃長公主。五鼓，賊攻正陽門，帝欲出不得，俄而內城陷。帝登煤山，自縊於壽皇亭。』——吳梅村：鹿樵紀聞

崇禎、老生、（黑鬚）王冠、皇蟒，（簡稱崇）。四套搬小黃門。魏藻德、丞相、老生、（蒼鬚），（簡稱魏）。杜勛，降李自成之宦官，曾任『監軍』，服公服，（簡稱杜）。周奎，周后之父，封嘉定伯、老生、（白鬚）（簡稱奎）。王承恩，陪崇禎上吊之宦官，亦是『監軍』，公服，（簡稱王）。太子，黃鑒、永王、定王，皆小生。貼旦扮官女。坤儀公主，旦、官裝，（簡稱坤）。（依上場次序）

崇禎上、四小黃門同上。

崇：三百年祖宗基業，料不到竟壞在朕的手裏，哎，快去傳魏閣老。

套：奉聖旨、宣魏閣老進宮。（魏上、依然丞相也。）

魏：魏藻德參見聖駕。

崇：平身平身。外面情形怎樣？

魏：九門都被李自成圍了。

崇：魏老先生、你看究竟怎麼辦？

魏：聽憑聖裁。

崇：老先生、你身居宰相呀。（魏默然）聽說杜勛又進城、有這回事嗎？

魏：陛下是說那個監軍杜黃門嗎？不是投降了李闖嗎？

崇：聽說又進京了，老先生問問看究竟什麼意思？

魏：遵旨。

崇：快去快去，立等回話。（魏下，魏同杜助復上）

魏：你且候着，我先去見了聖上再傳你。（進宮）臣魏藻德見駕，杜黃門已來了。

崇：平身平身，叫他進來。

奏：叫杜黃門進宮。（杜進、有得色、投降了李自成，見了崇禎，反而揚揚得意，此其所以爲宦官也。）

杜：臣杜助參見陛下。（跪、起、昂首立）

崇：你從李闖那裏來，究竟甚麼回事？

杜：大順王要奴婢進京，啓稟皇上，請皇上定奪。大順王兵馬強盛，京師實不堪一擊。爲今之計，只有分疆而王，並犒賞金銀百萬，大順兵馬可以退到河南，大順王既受藩封，願爲朝廷內止羣寇，尤願以精兵幫助朝廷，防制遼東滿人。奴婢看皇上還是答應的好。

崇：怎麼樣？魏老先生，你說一句啊！

魏：遼東滿人沒有什麼了不起，甯亡外寇，不給家奴，還是陛下聖裁。

崇：杜助，你出去，候旨。（杜下）魏老先生，不答應他，還有什麼計議？

魏：臣一時也想不起。

崇禎推倒坐椅，發怒，魏謝罪出。

崇：宣嘉定伯周皇親。

奏：宣嘉定伯周皇親入宮。（周上）

周：現在宣我什麼事？（進宮）臣周奎見駕。

崇：老皇親平身平身。前幾天朕要徐司理、徐本正，到老皇親處賄餉，不知怎樣？

周：老臣那兒有好多錢！

崇：老皇親與國同休戚，都這般鄙吝，朝廷還有什麼辦法。老皇親！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你就再多銀兩，也無用呀！

周：臣已上一本，願獻助二千兩了，再多，老臣就拿不出了。不知陛下看見沒有？

崇：且罷！老皇親，不說這個罷。現在風聲如此的急，朕已是沒有主張了。三皇子定王是老皇親的親外甥，萬一不幸，爲了周皇后，就只有送到老皇親府上，請老皇親照顧了，至於太子，朕

到不得已時，擬送給成國公，二皇子呢，他原是田皇親的外甥，就送給田府去了。（言不勝悽愴！）

周：（無所謂的敷衍）老臣沒有不盡力的，聖裁是再好沒有了。

崇：好，回去吧。

周：謝聖恩。

崇禎回顧，惶惶無主。

崇：（對小黃門）今天什麼日子？

套：萬歲爺，今天是三月十八！

崇：恐怕難過三月十九了。（王承恩匆匆上）

王：萬歲，萬歲！曹化淳開彰義門降賊了。

崇：這如何是好！這……………如何是好！宣魏閣老進宮。

套：宣魏閣老進宮。

內應，魏閣老早走了。

套：魏閣老早走了。

崇：哎！（蹣跚）宣襄城伯李國禎。

套：宣襄城伯李國禎進宮。

內應，內閣已經沒有人了。

套：啓稟萬歲爺，內閣已經沒有人了。

崇：李國禎不是負責九門提督的嗎？京營不是都歸他帶領的嗎？

王：萬歲爺，那有什麼兵！兵早散了！李國禎早躲起來了！

崇：哎！個個都可殺！

王：悔也遲了，萬歲爺，你作何主意？

崇：王公公，你等着我，我去看看周后就來。（向小黃門）把我的寶劍取來。（小黃門取寶劍奉崇禎，崇禎帶劍下）

王：這是個什麼意思啊？

隱隱有喊殺聲，有炮聲。

套：王公公！怎麼啦！你聽見沒有？（崇上）

崇：（匆促、悽慘、慌張、無可奈何，劍尚未入鞘）快宣太子，二王進宮。

套：萬歲爺有旨，宣太子爺、永王爺、定王爺進宮（太子、永定二王上，盛服。）（太子十六歲，永王十二歲，定王十歲——依「甲申傳信錄」）

崇：（相對哽咽）你們！現在什麼時候！還這個樣兒！王公公！王

公公！快同他們把衣服換了。（王爲三人換老百姓衣服，一邊換着，一邊崇禎詰戒着）。（對太子）你！去成國公府找朱純臣。（對永王）你！去田皇親府。（對定王）你！去周皇親府，找你的外公公，周奎。你們大家聽着：從這時候起，你們就是老百姓了，不要自己以爲太子，不要自己以爲是王爺。見着那年紀老的，要喚伯伯。見那年紀輕的，要喚老哥哥。記着！你們自己的命運，你們自己去拚去，爲父也顧不了你們了。你們但能逃得出一條命，不要忘了三月十八日！不要忘了你們這樣悲慘結局的父親！三月十八日！記着！記着：你們已不再是太子了，不再是王爺了。（回顧小黃門）你們也走吧，這裏用不着你們了，你們一個領大千歲到成國公府去；一個領二王爺到田皇親府去；一個領三王爺到周皇親府去。好！走吧！走吧！（四黃門，太子，永定二王無言而下，走慢些，有不捨之意。）

隱隱有喊殺聲，有炮聲，（宮女上）

宮：啓稟萬歲爺，周娘娘自盡了。

崇：好！好！死的好！（坤儀公主上）

坤：父皇，爲什麼這麼狠心！把袁娘娘砍倒在那裏！

崇：（怒愧交併）爲什麼他要嫁到皇帝家來！你！好公主啊！你又爲什麼要生到皇帝家來！你羞辱了太祖高皇帝！（崇禎拔劍砍坤儀公主。坤儀躲跑，崇禎追，反覆一次追，追及，劍砍下，倒地，傷臂，宮女急由地上扶起宮主，向下場門去，崇追而欲再以劍砍之，王承恩擋着，未砍成，宮女扶公主匆匆下。）

崇：願你世世都不要生在帝王家，才是你的幸運。

王：萬歲！現在也顧不得這些了。

崇：（哭介）。太祖爺啊！【二簧倒板】可嘆我十七年江山執掌，可惱啊，可恨啊！【迴瀾】都只爲魏忠賢惹下禍殃，【反二簧慢板】先皇兄天啓帝壽命不享，奉遺命接帝位我整頓朝綱，殺魏閹和客氏全朝仰望，收人心辨邪正起用忠良。可嘆我十七年皇天不諒，遭災害老百姓大鬧飢荒，遍地裏蝗和旱粒米不長，爲什不免地丁停要錢糧！米脂縣流寇起出了李闖，愈是勸愈是殺愈是見披猖。【反二簧原板】可嘆我十七年邊疆擾攘，遼東地受夷患失去邊防。失錦州敗松山空糜軍餉，洪承疇賣國賊爲

禍未央。先安內後攘外見識不廣，到弄得裏和外兩面受傷。可嘆我十七年用人不當，文和武少幾個忠義心腸。招賄賂橫征歛以直是枉，任蔽詐充囊橐有似經商。吃空額報假功武備不講，到頭來見賊奔見寇就降。想當初太祖爺原是和尚，成帝業三百年發跡在鳳陽。成祖爺都燕京萬代宗仰，說靖難原來是禍起蕭牆。這其間仁宗、宣宗、英宗、武宗、憲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列祖、列宗十二代，世代承平、皇恩浩蕩。想不到這大明的江山，竟會在寡人的手中亡，手中亡，到如今；紫禁城外殺聲响亮、孤坐深宮意亂心慌。何處是孤的忠良將？你來來保定了孤的家邦；可恨那賊李闖，他居然要坐上，金鑾殿上稱帝稱王。【轉腔調】似這般有什麼商量，沒奈何我只得狠一狠心腸，袁妃公主被孤的創創、周皇后他一命懸梁，太子兩王真成孽障，不知他們逃向何方。（白）王承恩啊，王公公啊，悔之晚矣，國破家亡，自己嗎？【接唱】除死外，休作他想，難道就是這般下場？還有什麼下場？十七年皇帝如此下場！（遠遠的炮聲與喊殺聲益近。）

崇：（向王）該換衣服了。替朕把王冠摘去，把龍袍脫了吧。（被用髮，易敝屣）

王：萬歲爺！這是什麼意思？

崇：社稷失自朕手，無面目見太祖於地下，還着冕服如常的終於正寢嗎？王承恩。

王：萬歲爺！伺候着！

崇：什麼時候了？

王：大概過了亥時，已是三月十九的子刻了罷。

崇：噯！時候到了！走！你領我到煤山去罷！（同下）

第十五場 搜 陳

『闖入京師，僞權將軍劉宗敏處田宏遇弟，……
……驤（吳）驤索沉（圓圓），驤具言遣送甯遠，已死。
宗敏堅疑不信，故掠驤。』——錢謙：甲申傳信錄
劉宗敏、陳圓圓、人物如上。但劉宗敏更闊綽，更驕橫。陳係
搜來，改青衣。
吳驤，吳三桂之父，御營督理。（蒼髯）老生，蟒服，無帽、
（簡稱驤）周奎，人物如上，蟒服無帽。
宋獻策。仍舊。
劉宗敏上，龍套四，侍衛二同上。

劉：（唸）大將生來胆氣豪，全憑武藝輔新朝，崇禎有似秋風掃，
麒麟閣上顯功勞。（白）本帥劉宗敏，自從河南投奔闖王，甚
得信任。攻襄陽，入長安，打榆林，圍京師，一路上兵權執掌
，封爲兵馬大元帥，現入的京來，崇禎吊死，明朝天下，已然
滅亡。我主不久登基、國號大順，諄！本帥也可算得開國元勳
了。那明朝舊臣，有一千餘人，投降本朝，想這批貪官，當他
們得勢之日，貪贓枉法，殘害良民，真正作惡多端。現奉得我
主旨意，全行押解帥府，追納贓銀，充作軍餉。哈哈。碰到本
帥手裏，就算是他們的造化了！來呀！

侍：啞。

劉：把那周奎老兒帶來。（帶周上）

周：【二簧倒板】負君恩我將太子獻，【轉搖板】到頭來還是受打
敲。十萬兩紋銀開口要，磕頭下跪也不能饒。只說是投降把命
保，（哭介）將軍呀！望求寬恕這一遭。

劉：諄，你不是周國丈嗎？爲什麼矮了一截，起來說罷。寬恕你，
也容易。當國丈把鬍子都當白了，你還能說沒有銀子嗎？皇帝
老子賞給你，你的女兒偷給你，那兒不是，你全數給拿出來，
就還准你當一名國丈。

周：將軍呀！大元帥呀！那崇禎是頂吝嗇的了……。

劉：諄！（周復跪下）你當我不曉得，崇禎要捐餉，你只出了兩千兩銀子。你不吝嗇！你不吝嗇你就全拿出來。

周：犯官實是家窮，不比那個昏君……………

劉：諄！昏君！你的女兒嫁給他當皇后，崇禎就算是你的女婿了，別人不罵，你倒罵起他昏君來了。要是俺不進京師來，崇禎不吊死，你還不是擺你那國丈的臭勁兒嗎？（劉跌周兩腳）說：銀子窖在那裏？

周磕頭如搗蒜，另一侍衛上。

侍：稟帥爺：爺不是派人查吳驥嗎？現查着了，在府門伺候。

劉：帶下去，着實打一頓，不打是不會出銀子的。（侍衛抓周一路打，一路叫號下。）把那個吳老頭帶進來。（吳驥上，平常一樣，無愁苦之色。）

驥：犯官吳驥。參見將軍。

劉：俺曉得你是吳驥啊！俺問你，吳三桂是你什麼人？

驥：【二簧搖板】是犯官長子有姓名。

劉：他現在何處？

驥：【搖板】山海關前統大兵。

劉：怎麼不降？

驥：【搖板】他早有心要降順。

劉：怎見得？

驥：【搖板】祇要我一封信說分明。

劉：如此快快寫來。

劉擲筆紙與吳驥，吳驥拾起來寫介。

劉：還要問你：

驥：請諭。

劉：那陳圓圓現在何處？

驥：藏在民家。

劉：你可知道？

驥：我曉得。

劉：來呀！

侍：喳。

劉：去把陳圓圓搜來。

侍：喳。（轉身問吳驥）姓吳的，那個姓陳的花姑娘躲到那裏去了

驥：問我的長隨便知。

侍：反正你跑不了。（下，宋上）

宋：來此已是劉府，待俺前去看來，（白）劉將軍，請了。（劉迎一步，互相落坐）

劉：不知宋軍師駕到，有失遠迎，望乞恕罪。

宋：豈敢！少禮了！（顧吳）這是何人？

劉：吳驥。

宋：啊：這就是御營督理吳驥嗎？

劉：正是。

宋：（對吳驥）吳督理，久仰。令郎長白公子現在何處？

劉：還在山海關，他已叫他寫信去招降去了。（給宋信，宋看信）

（對吳）下去罷，吳三桂來投降了就好，不來投降，再給你好看。（幕內有打人聲，有呼號聲。吳驥下）

宋：將軍！這是何事？

劉：不是過耶。明朝降官的錢，追餉嗎？

宋：進了京師，得了天下，正宜收拾人心，還怕沒餉嗎？此事不作也吧。

劉：奉主上之命。（侍牽陳圓圓上）

侍：稟爺！陳什麼圓的圓的，已經拽着帶到了。

劉：帶上來，（侍引陳圓圓進，劉注視陳，陳低首）很好很好！你就是陳圓圓？

陳：將軍！【二簧搖板】奴正是圓圓女陳氏裙釵。

劉：你何時進得吳府？

陳：【搖板】進吳府春二月百花正開。

劉：你歌舞皆精？

陳：【搖板】略知曉歌和舞一時粉黛。

劉：吳三桂對你怎麼樣？

陳：【搖板】吳三桂他是個英俊將才。

劉：啊！

宋：（對劉）這就是吳三桂的愛妾，蘇州的名妓，陳圓圓嗎？

劉：正是。

宋：此時正在說降吳三桂，不如放回給他。此事不作也吧。

劉：奉主上之命。

宋：主上未必有此命。

劉：不用你管。來呀！

侍：雙。

劉：將陳圓圓帶進內堂去。（侍引陳下）

宋：打擾將軍，告辭了！

劉：請！（宋下）【二簧搖板】人生富貴須及時。鳳凰飛上最高枝。
。英雄本色原如此，笑煞孩兒宋軍師（劉下）

第十六場 植 黨

『……………而牛金星大轎門棍，灑金扇，上帖「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錢狀：甲申傳信錄

『……………牛金星吉服同黎志陞考試舉人，題下：「天下歸仁焉」，「蒞中國而撫四夷也」，「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錢狀：甲申傳信錄。

牛金星，李岩，人物如上。

明降官四人，甲、乙、丙、丁。皆河南籍者，全丑。

降官四人上。

甲：棄明投順我最先。

乙：當然官上會加官。

丙：只要把丞相的馬屁拍的滴溜溜轉。

丁：忠義二字與我何緣又何干。

甲，乙，丙，丁：我們都是明朝的官，投了大順朝，還是官。況且牛相，就是河南人，我們的同鄉。當朝一品，炙手可熱。把他的馬屁拍好了，還不來一個官上加官？不改個朝，換個代，那裏來的這樣好事！牛丞相下朝回府，你我好生伺候。

牛上。頗有排場。

牛：（引子）新朝定鼎，又萬象更新；定策功說，我當朝一品，（吹打，并座）。大學士牛金星。如今我主定鼎京師，急須登極，這是新朝大典。還要開科舉選才士，這也是一代盛事。這都算不了是俺當宰相的事了。哈哈！哈哈……

甲、乙、丙、丁：參見丞相。

牛：免禮，兩旁坐下。

甲、乙、丙、丁：謝坐。

甲：丞相是俺們河南一代名相，說事業可以上比蕭曹，說學問也好過河南的二程夫子，實在仰慕得很。就准晚生拜在老師相座下

當一個小門生吧。老師請受門生三拜，（跪、拜）

牛：哈哈哈哈哈，一拜也就行了。（甲起）

乙：老師也收晚生做個小門生吧。聽說老師籌備新皇帝的登極盛典，就不能派門生一個小差事嗎？俺也是河南人。（跪、拜）

牛：這就好了，起來吧。如今正是用人之際，差事當然是要首先派給俺們同鄉的，何況你又拜了俺的門，師生之誼，還消說嗎？哈哈哈哈哈……………（乙起）

丙：牛老師，你也收俺一個老門生吧。（跪、拜）俺稟告老師，五十歲入學，如今六十歲，成了進士，八股文俺是拿手。朝廷不是要開科選士嗎？請老師准俺考箇翰林好不好？否則就放門生回河南做一任知縣吧？

牛：你老先生太那個了。那裏能收你做門生的，你年紀多大呀！哈哈哈哈哈。官嗎，有的是。河南人總要替河南人幫忙的。起來，起來。哈哈哈哈哈……………（丙起）

丁：相爺，就剩晚生一個了，相爺收他們做門生，也不能不收晚生做門生呀。這麻煩頭了，（跪、拜）老師明鑒，門生願意就在老師跟前伺候，替老師招呼個什麼就得啦。老師也不會缺門生一碗飯吃。

牛：你不錯。能够跟着我，你就福分不小。

丁：謝老師。（丁起）

牛：哈哈哈哈哈！（岩上）

岩：【西皮倒板】四年間隨關王攻城略地，【轉流水】才能够到如今創業開基。縱然是煤山上死了崇禎帝，在京師尚有那四伏危機。山海關吳三桂兵多權貴，遼東夷他尚在暗裏伺窺。滿朝的明降臣一概可鄙；論人心尚未見擁戴崇禎。有文臣只知道太平粉飾，有武臣只知道殺人助威。倒叫我李岩不知所以，【搖板】諒一本怎支那大廈傾倚。（白）我軍入得京師，雖然崇禎死了，吳三桂在山海關未降，並有起兵復仇之說，此真心腹大患，未見一人提起；主上入宮之後，連日不朝，這如何是好？不免走向牛丞相計議者。

岩逕走入牛府，被門者攔出，門者，丑。

門：李將軍，慢來、慢來。

岩：什麼事？

門：如今是丞相府了，不比從前。從前你們是老朋友，打游擊時代，說說笑笑。咱們也不管着。如今他是相爺，你是將軍，待裏過相爺，問會不會客，說會，再請進去，說不會，就攜駕請轉啦。

岩：啊，有這回事。好罷，就說李將軍來見。

門：請等着。

門：啓稟丞相，制將軍李岩求見。

牛：請他進來。（岩進，牛下座對揖）

岩：來得魯莽，請丞相萬勿見罪。

牛：未曾遠迎，多多得罪。

岩：這四位是什麼人？（對牛）

甲、乙、丙、丁：同大帥，俺們都是相爺的新門生。

岩：丞相這幾天收門生倒收了不少！

牛：好說好說。（顧甲、乙、丙、丁）下去候着，俺與李將軍有話。

甲、乙、丙、丁：是（同下）

岩：丞相知不知道吳三桂興兵復仇？

牛：有此一說。

岩：有何妙策對付？

牛：北京城都打進來了，吳三桂怕他什麼！

岩：爲何不去招降？

牛：劉宗敏早以辦過了。

岩：有何回話沒有？

牛：這個不曉得。

岩：老朋友，你當的什麼丞相呀？

牛：你也是舉人出身，帶了幾天兵，怎麼就不文雅起來了！要不是老朋友，可要對你不客氣了。

岩：俺知道你現在只曉得收門生，還有開科舉，再有就是辦登極禮了。『內閣』，派頭倒不小。磨礮之上，你還自己爲是太平的宰相呢！

牛：越說越不成話了！（拂衣逕入，套，侍衛緩緩隨後下，岩怒目注視。）

岩：豈有此理！【流水】這件大事費周章，我看他才非廟廊。昏昏

沉沉做丞相，招收門生忙上忙。好像太平了一樣，泥金內閣任鋪張。只說四年多希望，到頭來辜負了節烈的小紅娘。（下）

第十七場 投 契

『偽軍師宋矮子同制將軍李岩私步長安門外……』

宋曰：「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循資格，是以國破君亡，鮮見忠義。……，當事者若能力矯其弊而反其政，則朝無倖位，野無遺賢矣。」……岩大以爲是，遂與宋成莫逆之交。」——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自：剿闖小史）

李岩，宋獻策，人物同上。

宋上

宋：（引）雖然入了京，天象仍然示警！（白）山人宋獻策。自追隨闖王以來，所幸軍事順利，得以定鼎燕京。無如那吳三桂還統領大兵，在山海關外，實爲討賊大患。却是劉宗敏反取了吳三桂的愛姬陳圓圓，雖有招降之事，我恐吳三桂惱羞成怒，未必肯降。近傳說吳三桂興兵復仇，不知道這消息是真是假。牛丞相呢，又志得意滿，正招收門生，佈置私黨，開科選士，粉飾太平，滿朝文武，更無一個曉事之人。祇有副將軍李岩，倒頗有見識，文武全才，可惜不能得主上信任，宰相拜了牛金星，元帥任了劉宗敏。說到征伐功勞，還是李將軍第一；不過此人心直口快，不免遭忌。這大順朝的前途，真是荊棘正多呢！今日趁暇，且走訪李岩，面作商量便了。【西皮原板】我看這大順朝國事不妙，文和武一個個志得意驕。倘若是吳三桂興兵把仇報，他還會作漢奸勾引東遼。思想起來實令人憂心不小【搖板】訪李岩商大事不免走一遭。（李岩之家人上）（白）來此已是李府，門上何人？

門：啊！我道是誰，才是宋軍師，請進，（轉向下場門）啓稟老爺，宋軍師駕到。（李岩從下場門上）

岩：有請宋軍師。（岩宋對拜，落坐）不知宋軍師駕到，有失遠迎，望乞恕罪。

宋：來得冒昧，尙望海涵。

岩：好說了。

宋：免去客套，請問吳三桂與兵復仇，這消息有是沒有？

岩：只是有此一說，尙未見據報。

宋：朝廷有何對策？

岩：俺曾在牛相處問來，他倒說得輕鬆，道俺們北京城都打下來了，還怕一個吳三桂不成。俺去的時候，他正賓客滿堂，收門生，談八股呢。當時俺不免與他衝突幾句，惹得一場惱恨而回。對於我朝開科取士，牛相意頗急急，又不知軍師以爲如何？

宋：明朝的國政，就誤在這上頭。重制科，講資格，一旦國破君亡，就不會有忠義之人。新進之士，必定以爲寒窗十載，好不容易才弄得一官半職，豈肯盡忠。已經做官的，又必定以爲從七品做起，慢慢才做到尙書侍郎，誰肯盡職。這些人都只曉得制藝八股，那有什麼真才實學，爲國家推行仁政。爲今之計，只有力矯其弊，那有還再期科舉之理。

岩：軍師所見，高明極了，晚生不勝欽佩。開科舉，依俺看來，這也無非是牛丞相抬高自己吧了。

宋：（左右顧）李將軍說話要慎密，這祇能當作私室閒談哪。

岩：怕什麼！他也還是俺引薦給主上的。他現在有些忘乎其境了。不過，軍師，那吳三桂招降的事，聽說劉宗敏已着人拿了吳驥的言去了，尙不知結果如何？

宋：這招降的事嗎，我看吳三桂未必肯來。

岩：怎見得？

宋：俺已到過劉府，看見他那裏前堂後庭，都在打人追餉，鬧得哭叫滿天。俺去的時候，他正逼着吳驥在寫給吳三桂的書信，還書言我也看了。不過我又看見他把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也帶進府去了。

岩：哎呀！大事壞了。

宋：李將軍何事驚惶？

岩：【流水】劉宗敏這件事做得有差，因何故將陳沅私自取下。倘若是吳三桂知道這話，定然會不投降要動殺伐。他還會勾引出遼東兵馬，勝和敗倒難分實屬誰家。

宋：將軍所見甚是。就是山人也是這般想法，只是如今難以解救，也是枉然。

· 岩：請問軍師，這天象如何？

宋：天象鳴是不作準的，常言道的好，人定勝天呀！

岩：好一個人定勝天呀，如此你我走。

宋：走向何處。

岩：【流水：下同】大家走去見主上，要將國事論端詳。

宋：吳三桂，

岩：要招降。

宋：陳圓圓，

岩：要釋放。

宋：老吳驤，

岩：加官進爵又何妨。

宋：明朝臣子，

岩：不要再追餉。

宋：科舉要停，

岩：軍紀要講。

宋：登基大事，

岩：慢準備，不要忙。

宋：收門生，

岩：佈私黨，

宋：亂朝綱，

岩：都是那，牛丞相。

宋：（白）主上未必依允，且得罪牛相，倒先就自家失和了。我看
再作商量。

岩：事已至此，也顧不了許多，你我走。

宋：這就叫盡人事以聽天命吧。走！

岩：走！

宋：走！（同下）

第十八場 降 遼

『……………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藉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歎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父旣不能爲忠臣，兒安得爲孝子乎？」』

——陸次雲：圓圓傳

『壬申，攝政睿親王師次翁後，明平西伯吳三桂遣副將楊坤，游擊郭雲龍自山海關來，致（降）書曰……………』——王先謙：東華錄（順治二）

副將楊坤，游擊郭雲龍，代表吳三桂送信與多爾袞者。丑賊。探子，家人甲、乙、（蒼鬚）皆丑賊。

吳上

吳：（引）關塞不聞鶯，英雄無奈是多情。（白）本帥吳三桂。謫次入京面聖，恩遇極隆，御賜尙方寶劍，加封爲平西伯。這且不說。那國丈田宏遇，請本帥宴飲，盡出家姬歌舞，其中有一淡妝美女，名喚陳圓圓，明眸皓齒，意豔情嬌，不覺使人心蕩神移。是本帥強向田國丈索來，本擬攜至山海關大營，朝歡暮樂，無奈聖命迫促，嚴令不准，唉！只得留置京師，未能相會。思想起來，好不悶煞人也。

吳：【西皮慢板】吳三桂在帳中自思自嘆，想起了美艷女陳氏圓圓。田國丈請本帥後園飲宴，出家姬擅歌舞得見嬋娟。魚和水便結就多情恩眷，待銀河渡過了也不枉然。苦苦的被軍書將人攔趕，我就要攜娥眉東出榆關。說什麼婦人在軍【轉二六】兵氣不顯，有老父不放那香車向前，到如今守邊關春寒冰澣，還有那兵荒馬亂四處狼烟，我有心回京師，鼓縫紉，爭耐我不能够自由往還。可憐她【轉原板】思婦樓頭柳絮看，陳圓圓我的心

上的人啊！誰知道「相約恩深相見難」。

探上。

探：報：李自成兵圍京師。

吳：再探再報。（探下）李自成兵圍京師，這如何是好？我那陳圓圓還在家中，城不陷，倒還罷了，城若陷呢？（探上）

探：報：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破了京師。

吳：本帥家中？

探：這麼曉得。

吳：當今皇上？

探：沒有下落。

吳：再探再報。（探下）父親？圓圓？皇上？圓圓？（作焦急狀）（探上）

探：報：三月十九日子時當今皇上，自縊煤山。

吳：煤山？圓圓？

探：老爺，崇禎皇帝已經吊死在煤山了。

吳：知道了，下去吧。【西皮搖板】一聽京師城破了，不由本帥心內焦。君仇暫且顧不到，圓圓下落費推敲。（家人甲上）家院！

甲：喳。

吳：速命探馬，僑裝打扮，混入京師，打探老爺家中消息，探明陳夫人下落回報，不得有誤。

甲：喳：探子！聽着！老爺叫你換了便衣，裝個北京人，打起京腔，唱起京戲，混進京師，打探打探老爺府上的消息。老太爺，老太太，是死是活，不要你管。二小姐，三小姐，跟什麼人跑了，不要你問。

探：依你這一說，這也不探，那也不問，是不是就打聽那隻洋狗的消息？這個就不用探了，猜也猜得着，一定被二小姐抱在懷裏，坐上飛機啦。

甲：什麼洋狗土狗的，老爺命你打聽他新姨太太的消息。

探：你就說，打聽在八大胡同班子上登過的那個蘇州姑娘的消息，不就得啦。（家人乙上）

乙：一朝蟻賊滿長安，花姑娘搶走了陳圓圓。吳府家人，奉了老太爺之命，送書與大公子吳總兵。來此已是，請問門上那位在？

（探，乙二人撞懷）

探：你怎麼的？走路不帶眼睛。啊！我當是誰，才是你吳說。

乙：我自然是你五叔。

探：不要佔便宜了。你是不是從京師來的？你曉得我家裏怎麼樣？

甲：王八旦，你家裏也討了個新姨太太吧，把你忙得什麼似的！

乙：有老太爺書信，面呈大公子。

探：好好好，你正來得處巧，不再用我這個便衣偵探了，京師內外，無論什麼消息，都拜託你去講一講吧。我下去休息去了。（探下）

甲：你且候着，待我稟過老爺。

甲：稟老爺，今有京師府裏家院吳說，帶了老太爺的親筆信，要當面呈遞。

吳：喚他進來。

甲：喚你進去。（乙進）

乙：稟大公子，奉老太爺之命，帶上家書一封。（書遞上，吳接看）

吳：待我展開看來。（閱書，初作焦急狀，漸下漸恢復常態。）

乙：老太爺說來，說見到了大公子，要快快把降表送到京師，好救老太爺。老太爺這幾天那兒受過那個罪啊。

吳：還有什麼了不得，你家大公子回到京師，見了李闖，他自然會好好的送出來的呀！

乙：不是那麼說，現在府裏前前後後都封啦，還逼着老太爺要銀子呢。

吳：這也沒有什麼了不得，你家大公子回到京師，見了李闖，他自然會好好的還出來的呀！你忙的什麼！我問你陳夫人可好吧？

乙：這個……

吳：這個什麼？快說。

乙：稟大公子，陳夫人，陳夫人被一個李闖的武將，叫什麼溜葱油餅的搜去了。

乙：你怎麼說？

吳：被李闖的一員武將溜葱油餅的搜去了。

吳：送回來沒有？

乙：搜了幾天才搜着，搜着就裝走了，又不搜，搜了又送回來，不

如不搜。

吳：好大胆的賊子！（打乙一掌）

乙：又不是我搶走的呀！

吳：逆賊呀！（以劍砍公案）【緊散板】要我投你難上難。不報此仇心不甘。國仇父仇我不怨，何故搶走我的陳圓圓。點起兵馬往前趕，破敵收京下玉關。逆賊天亡自荒謬，衝冠一怒爲紅顏。（白）哎呀！且慢。想那李自成兵多將廣，初得京師，其勢必盛，本帥兵馬前去，未必能勝得過他？…………（作思索狀）哎！有了。遼東兵馬甚強，不免修書一封，上與那攝政王多爾袞，說本帥願作嚮導，引帶遼東兵馬，去打李自成，打得進京師，明朝天下，便是他的。只要打敗李自成，找回了陳圓圓，便替我報了仇，這有何不可。好，就是這個主意。

乙：究竟什麼主意？老太爺還等你的回信呢！

吳：什麼回信！你回去對他說，他不能做忠臣，我也不能做孝子。我已替崇禎皇帝發喪，六軍縞素，要與兵報國仇。大義滅親，我顧不得他了。滾下去。

乙：話倒說得挺漂亮，可惜不是那回事呀，（下）

吳：待俺修書，投降遼東便了。（作修書狀）。家院。宣副將楊坤，游擊郭雲龍進帳。

甲：喏。都督請楊副將郭游擊進帳。（楊郭上）

楊·郭：參見都督。

吳：本帥已得確報，闖賊已陷京師，當今萬歲，自縊煤山宴駕。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這大大的君父之仇，要報還是不報呢？

楊·郭：自然要報。

吳：但是闖賊兵多，我們兵少，打他不過，也是枉然。

楊·郭：依都督計議。

吳：只有向遼東借兵，前去恢復京師，借秦復楚，此之謂也。本帥現已修好書信一封，擬請二位，前往遼東大營，投交攝政王多爾袞，不知二位將軍意下如何？

楊，郭：末將願往。

吳：如此甚好，（交書）快去快回。（楊、郭下）

吳：【西皮搖板】我本有心歸大順，奪我愛妾太欺人。不如投降多爾袞，報仇須借遼東兵。（下）

第十九場 爭 庭

『制將軍李岩上書諫賊（自成——編者註）四事，其略曰：「一、掃清大內，請主上退居公寢。……一、文官追賊，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一、……但遣官招撫吳鎮（三桂），許以侯封吳鎮父子……」自成見疏，不甚喜，既批疏後：「知道了」，竟不行』。——計六奇：明季北略

『四月一日，僞軍師宋獻策奏……「天象慘烈，日色無光，亟應停刑」。』——錢駟：甲申傳信錄
李、牛、劉、岩、宋：人物如上。

接第十七場、李岩，宋獻策牽手奔上。

岩：走。

宋：走。

岩：【流水】來此已是皇宮禁。

宋：（唱）你我速速進宮庭。

岩：（唱）宮庭之上無人影。

宋：（唱）擊鼓敲金把駕驚。

（侍衛上）。

侍：何人擊鼓驚駕？

岩：臣李岩有要事啓奏萬歲。

李：（幕後）升朝。（李上，黃門四，侍衛二同上，鼓吹）

岩、宋：參見萬歲，有本面奏。

李：兩卿平身。

岩、宋：謝萬歲！

李：所奏何事？

岩、宋：事關社稷，必須牛丞相劉將軍一同面議。

李：如此，宣牛劉二卿上殿。

岩：萬歲有旨，宣牛丞相，劉將軍上殿。

牛·劉：（幕後）領旨。（牛，劉上）

牛：天佑殿大學牛金星。

劉：權將軍劉宗敏。

牛：適奉主上宣召，不知何事？你我一同上殿。

劉：請。

牛·劉：參見萬歲。

李：兩卿平身。

牛·劉：謝萬歲。

李：牛丞相劉將軍已到，李宋二卿，有何國事議論，慢慢奏來。

岩：【二簧原板，下同】臣有本啓主上細聽端詳，登極禮擇吉日先要清醮。這時候請主上退居公寢，儀制定聚百官再迎入未央。

牛：（唱）登極典原本是權歸宰相，不用你李將軍前來幫忙。

岩：（唱）非是臣在宮庭胡言亂講，國家事大家都有一個商量。山海關吳三桂兵強馬壯，說投降不投降難靠吳驥。臣看來將吳驥趕快釋放，送還愛妾加封候爵他自然歸降。

劉：（唱）李將軍在朝堂休得肆放，吳三桂定投降我一力承當。

宋：（唱）願主上聽忠言臣觀天象，那天象紫微慘淡日色無光。停刑殺放獄囚寬宏大量。才能够挽天心轉禍成祥。

劉：（唱）宋軍師休要逞你八卦陰陽，大順朝皇圖一統日益顯昌。

李：（唱）劉宋兩卿休要爭嚷，宋軍師八卦高強，聽孤王把旨降，放降官不再要追賊。

劉：領旨。

岩：（唱）還有一事啓主上，各營兵馬不宜住城廂。調出城去勤操仗，好把三桂來提妨。聽說那報仇兵西向，白盔白甲降了遼王。

牛：（唱）吳三桂報仇事必妄，萬歲爺前你多猖狂。

岩：（唱）牛丞相你佈私黨，招收門生忙上忙。國家政事你不想，忌才忌功你忌忠良。

李：（唱）李將軍不必鬥剛強，孤王言來聽端詳，你且下殿歸軍帳，國家事孤自有主張。

岩：謝萬歲！（起坐，下朝）【倒板】下得丹墀暗自傷！【散板】忠言逆耳好不愴惶。勝利後昏的昏來恍的恍，艱難創業我怕要付汪洋。（岩下）

幕後：軍報啓奏。

侍：遞上來。（接軍報）萬歲爺，有軍報呈奏。

李：待孤看來。（看軍報）呀！

劉：不知有何軍情？

李：倒被那李岩料中了。吳三桂口稱興兵報仇，六軍縶索，降了遼東，那清國攝政王多爾袞帶領大軍，兼程到山海關，已與吳三桂會合，殺向京師來了。

牛：劉：啊！

宋：果有這件事了！爲今之計，應趕速籌備抵擋。劉將軍要帶領全部人馬，速速飛往山海關前，依山靠海，只准防守，不准進戰，待他兵氣稍挫，再作別計。

李：宋軍師所說，甚是妙計，只是劉將軍一人前去，恐不能勝任。不如孤親自一行。

牛：主上御駕親征，必能旗開得勝。

李：劉將軍速往校場，集齊人馬，孤隨後就來。

劉：領旨。（下）

李：京師留守，就拜托丞相（向牛），你了。

牛：萬歲放心，等萬歲得勝回朝，那時登極大典，定已籌辦齊全，恭請萬歲在皇極殿登朝受賀了。謝萬歲。（牛下）

李：宋軍師，山海關出兵，你還是要隨駕一走。

宋：遵旨。（宋下）

李：【二贊搖板】只說是京師多鞏固，又誰知吳逆降遼東。十七年艱難才一統，山海關前又動刀鋒。（同下）

第二十場 棄 京

『李自成以四月十九日親征，二十六日敗歸，二十九日離開北京，首途向西安進發。』——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李、劉、宋、人物如上。

龍套，侍衛等。

李劉宋，帶領龍套侍衛等，在場上轉幾匝，向下場門下，隨即以後隊作前隊，由下場門退出，然後龍侍分列兩側。

李：哎呀！孤的大事去矣。孤在山海關前，與那達子對戰，無奈達兵甚是兇猛，我軍不能抵擋，如今大敗而回。可恨那吳三桂甘心作賊，投降達子，充作先鋒，緊緊趕來。這……………這如何是好！內侍！

侍：喳。

李：快快宣召牛丞相李將軍入朝議事。

牛、岩同上。

牛：聞聽主上敗績而回，不免入宮參見。參見萬歲！

李：平身。

劉：謝萬歲。

李：山海關大兵敗績，京師恐怕難保，想不到進得京來，四十天內，就要拱手讓人。適才聞召，不免入宮參見，再作道理。參見萬歲！

李：平身。

岩：謝萬歲，牛丞相，怎麼樣？

牛：諄！就算被你料着，難道你還幸災樂禍不成？

岩：早聽我言，吳三桂怎會降那滿洲達子？也不會有這場兵敗之事。

牛：吳三桂不降干我甚事！

岩：不關你的事，只怕你門生招不成了。

牛：諄！……………

李：兩卿不必爭吵，於今吵也無益於事。倒是吳兵追來，如何抵

擋，不知各卿，有何妙計？

岩：啓稟萬歲！京師以東，毫無屏障，達子馬兵，甚是強悍，依臣愚見，不如退守河南。

牛：陝西是主上桑梓，長安是主上建基立業之地，依臣愚見，不如由山西渡河，重入關中。

劉：山西有××太行之險，眼前追兵甚急，依臣愚見，不如先入三晉，擁關固守，兵機萬端，以後再看變化，另作定奪。

宋：河南以黃河爲界，天險可守。我軍多中州子弟，回到河南，熟悉鄉情地理。李將軍奏請退守河南，依臣愚見，倒是可行。

幕後：軍報。

侍：遞進宮來。（侍接得轉給李自成）軍報呈上

李：待孤看來。（作閱狀，李失色。）

宋：不知軍情如何？

李：吳三桂前鋒，已抵通州。

牛：軍情緊急，還請主上定奪。

李：退到山西再說吧，反正北京是不能守的了。

劉：不知何時啓程？

李：今夜五鼓起程。即刻散朝，各作準備。劉將軍傳令，命谷可成，左光先二將斷後，不得有誤。

劉：領旨。（牛，劉，岩，宋皆下）

李：【散板】孤統大軍二十萬，兩軍血戰在山海關。山海關前風沙眩，達子拚命殺向前。只殺得孤王沒躲閃，二十萬大軍少回還。原是搶惶去應戰，【轉搖板】到如今搶惶戰敗無奈走太原。緊……！鎗！

劉，牛，岩，宋及龍套侍衛人等，同上，李自成居首，一齊上馬，李自成龍套先下。

劉：【西皮搖板。下同】吳三桂你吃了天雷的祖。

宋：（唱）還不是你奪了陳圓圓。

牛：（唱）四十天榮華曇花一現，

岩：（白）丞相，（唱）你的內閣在那邊？（同下）

吳三桂（易滿服）率龍套侍衛接上。

吳：本帥吳三桂。山海關前將關賊打敗，追到京師，怎麼他早就跑了。他跑由他跑吧！我還是尋找我的陳圓圓要緊。軍士們！走！！

第二十一場 進 讒

「河南州縣多反正，自成召諸將議，岩請率兵往。
金星陰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讖，得非岩乎？』因譖其欲反。』——明史：李自成傳

李·岩·牛·人物如上。

李上，龍套同上。

李：自從出得京師，被吳三桂那賊緊緊追趕，在定州真定兩處，又連打兩個敗仗。現吳三桂已東返北京；孤自入得故關，重到平陽住扎。想孤自隨高舅父起義以來，已十又七載。滿擬滅明之后，定鼎燕京，統一中華。不料吳三桂不肯投降，反勾引滿洲達子多爾袞，統率遼兵，殺進山海關來。山海關前，惶惶應戰，殺得孤大敗而回。我大順王朝一共在北京立了四十整天，就棄京而西了。【西皮原板】到得平陽驚魂定，再收人馬振軍聲。十七年內艱難盡，再接再勵我不快心。

岩上。

岩：京師放棄，退守平陽。不知主上意思，還是西去？還是南下？不免進帳問訊。來此已是，參見萬歲！

李：罷了，一旁坐下。

岩：謝坐。敢問主上，現到平陽，還是南上河南，還是西去長安，不知主上有何定奪？

李：唉！自定州真定連連打了兩個敗仗，前接探報，河南州縣，紛紛投明，料想河南是不能去得了。

牛金星上。

牛：現到了平陽，吳三桂人馬已回轉北京，大事諒也無妨。且進帳參見主上，再作計較。參見萬歲！

李：罷了！一旁坐下。

岩：牛丞相，早知你要來，俺就不來了。

牛：你現在走，也還來得及啊！

李：唉！李將軍，牛丞相，何必無端爭鬭，兩朝文武，體黨和協，大事尚遭波折，先倒起了內鬭，豈不被外人恥笑。既京師放棄，吳三桂多爾袞大敵當前，我大順朝國運難卜，更宜和衷共濟才是。

岩：遵旨。

牛：遵旨。

李：（對牛）適才李將軍問道，我軍駐在平陽，已略事休息整頓，還是西出長安，還是南下河南？不知丞相意下如何？

牛：前在京師，臣已言過，出西安的好。

李：出西安的好？

牛：出西安的好。

岩：啓稟萬歲。萬歲要西出長安，再建根本，也無不可。只是河南爲關中屏障，倘能分派一支大兵，住守開封洛陽，北可以距達于南下之師，東可以作灌關之羽翼，使三秦更臻鞏固。至於河南州縣，紛紛復明，無非是不明我朝力量，今有大兵十萬，住紮河南，諒那州縣也就不敢另生異心了。

李：李將軍所奏亦有見地，只是不知何人可往？

岩：倘蒙差遣，臣願往。

牛：主上不可。我軍在山海關，定州，真定連連打了幾個敗仗，兵馬正嫌削減，如再分兵，豈不更勢孤力弱了。

岩：牛丞相，你有什麼好計策，怎麼不在京師時獻出來，現在又要你多嘴了。

牛：主上問俺，俺自當回奏。又把你怎麼樣了？

岩：俺悔不當初啊！

李：兩卿不得再爭鬭。同榜好友，患難相共，何至決裂到這般地步。（對牛）丞相比李將軍年紀大些，李將軍未免年少氣盛，丞相應該讓他一步才是。孤今與兩卿解和，丞相就請李將軍飲宴，陪個不是，也就罷了。【西皮倒板】兩卿休要再爭鬭【轉二六】爭鬭和氣大有傷。幾輩古人是模樣，那康顏他負荆把罪陪將。水滸寨內一百單八將，那桃園結義要數劉關張。同舟共濟勸互相，退後一步又何妨。將軍萬事要謙讓，你們去兩下解和飲瓊漿。

岩：遵旨。（下）

牛：遵旨。適下李將軍言道，自願分領大兵，去到河南，主上看他是何意思？

李：倒不明白。

牛：李將軍跟隨主上有年，不知對他怎麼看法？

李：倒也有才能。

牛：主上知道李將軍姓什麼？

李：自然姓李啊！

牛：這就對了。

李：怎麼樣？

牛：李岩他於我朝，甚有大功。權在劉將軍以下，他甚爲不滿。

李：啊！

牛：李岩他有雄才，有大略，誰，他都看不起，他是不甘久居人下的。

李：啊！

牛：李岩他是河南人，河南是他故鄉，分兵河南，正是他想回去獨創一個局面。

李：啊！

牛：李岩他帶領大兵在外，假如有異心的話，誰還能制服得了他。

李：啊！

牛：李岩他常背地言道，他也姓李，「十八子主神器」的諺文是要應在他們的身上。

李：啊！這樣說來不是謀反嗎？

牛：正是。不過這是主上的事情，還請主上定奪。他同臣失和氣，倒是小事。

李：依卿怎麼樣？

牛：請主上付臣便宜，酒席筵上，……………（左右望）

李：知道了，你便宜從事罷。要謹密些啊！

牛：領旨。（下）

李：【搖板】神識文原是我爲王，李岩何得來妄想。便宜交給了牛丞相，患生肘腋要提防。（下）

第二十二場 殺 友

『(李)自成命(牛)金星與(李)岩飲宴，藥殺之。』——明史：李自成傳

牛金星，李岩，人物如上。

牛上，家人同上。

牛：(唸)不使天下人負我，甯使我負天下人。(白)家院。

家：嗒

牛：老爺要請李將軍飲宴，命你準備酒肴，不知齊備了沒有？

家：齊備多時，候着啦。

牛：如此，快去請李將軍前來。

家：嗒(下)(岩上)

岩：【散板】悔不該當初錯薦牛，倒如今誤國怎罷休。我兩人和氣失已久，要解和除非是老牛低頭。(白)俺與那牛金星，在主上面前，爲了國事，屢次互相爭嚷，把當年朋友交情，全都失了。今奉主上旨意，要牛金星宴請於俺，與俺賠禮講和。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適才牛金星又差家人連請三遍，還是去吧。(家跟上)

家：還是去吧！李將軍！再不去，就把小人斃死啦。

岩：走。

家：待小人去稟過丞相，好來迎接。(搶上前)啓丞相，李將軍駕到！！

牛：有請。(岩跨進，互拜，歡吹，落座)

岩：倒破費丞相了。

牛：賢弟說那裏話。這是私室，不是公庭，快不要那麼稱呼。賢弟和愚兄自同榜中舉以來，多年朋友。這些日子，因國事議論不合，是愚兄多有莽撞之處，賢弟雅量，尚望海涵！

岩：小弟心粗氣浮，多有不到之處，請丞相萬勿見罪。

牛：哦：說不要這麼稱呼，怎麼賢弟又來了，好像成心過不去似的！

岩：請恕罪。過去一切爭嚷，無非爲的國家大事，全不敢有半點私人意氣，那有成心過不去的。

牛賢：宗！不講這些罷。國事嗎，亦暫且不用提起。酒以成歡，今

日敬備薄酒一杯，就算作屬兄負刑謝罪吧。家院。

家：啞。

牛：斟酒。請！

岩：請。

牛：再斟起來。

岩：不飲了。

牛：賢弟酒量原是很大的。

岩：從軍以來，早就戒掉了。

牛：今天就該破戒。想想當年同奮同榜的往事，俺們弟兄，不是常常詩酒流連嗎？你還記得開封西湖之游嗎？你還在龍亭上題了一首頗有氣魄的詩呢！那天你的酒也飲了不少哩。家院。

家：啞。

牛：再給你家二老爺斟酒。

家：啞。

岩：實不能飲了，好像要醉了。

牛：那裏那裏。同飲一杯。『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什麼不愉快的事都可以拿飲酒來消解的。請！

岩：請。

牛：再斟一杯。

岩：醉了。（家斟酒）

牛：就是這一杯。請！

岩：請！誚，醉了醉了：（一面說一面伏案大醉）。

牛：醉了就好！家院，侍候着（牛作態下）

李岩醉，嘔而不吐，痛苦，呻吟。

岩：【西皮倒板】霎時一陣肝腸斷。【散板】腹內疼痛萬箭攢！回頭來把牛兄喚，為何四處悄無言。是是是來遭暗算，老賊設下巧機關，誑我來飲解和宴，酒中下毒毒李岩。老賊心腸似惡犬，你苦苦害我為那般。總有一天公道見。誰是忠來誰是好。老賊呀！『……………我追追你到閻羅殿，我等等你在鬼門關…………。萬歲呀！……………你你你殘害忠良天有眼，你你你枉自豪強十七年。小紅娘呀！……………撒手功名歸大限，想不到你我在陰曹地府來團圓。嗚呀……………。』
伏案上戰慄，痙攣，震動，慘叫，倒地無聲。

第二十三場 解 體

『宋徽策案善李岩，遂往見劉宗敏以辭激之。宗敏怒曰：『彼（牛）無一箭功，敢殺兩大將（李岩、李牟）須誅之。』由是自成將相離心……宗敏率衆赴河南。』——計六奇：明季北略

『牛金星遁亡。』——明史：李自成傳

宋、劉、牛人物如上。

劉上。

劉：啊呀，老賊。這才宋軍師過營言道，李將軍被那牛金星，誑過府去，託言設宴陪禮，竟在酒席筵上，用毒酒將李將軍毒死。想那牛金星河南一個被×勘的舉人，他投闖王，還是李將軍的舉薦。要不是李將軍舉薦，他那有今天。況他跟隨闖王以來，攻城略地，東征北伐，那有他一箭功勞。如今擅敢害死我朝大將，俺定不與他善罷干休。軍士們！

襄：有。

劉：隨爺走。（宋接上）

：唉！劉將軍那裏去？

劉：定去殺那老賊，與李將軍報仇。

宋：月慢。牛相毒殺李將軍，誠然有錯，但俺想此事，要是主上不知道，牛相也不敢下此毒手。不如投見主上，問個明白，要是主上並不知道，完全是牛相一人做的，那時再將他明白定罪便了。

劉：宋軍師說話有差。主上不知，這只罷了，主上要是知道呢？……

宋：想當初咱們投順主上，還是牛相所薦，饒他得好。

劉：住了，難道他投主上，不是李將軍所薦。他殺得李將軍，我就殺得他。

宋：論理，牛金星是該殺，只是將軍去殺，鬧成將相不和，互相殘殺，恐怕與我朝大事有礙。

劉：京師都丟了，如今還說什麼大事啊！

宋：劉將軍，凡事要三思而行啊！

劉：走！（宋欲止之）宋軍師！不要你多管閒事。（劉辭宋匆匆下，宋追下，牛接上）

牛：哎呀！大事不好。適才家丁報道，李岩斃命消息，被那劉宗敏知道，那劉宗敏他道俺擅殺大將，惱恨於俺，帶領人馬，要來與李岩報仇。這便怎麼處？唉呀！想京師放棄以後，連連打了無數敗仗，這大順朝嗎，也沒有什麼希望了。如今性命要緊，不如喬裝改扮，快快逃走便了。

（牛換敝衣，急下，把蟒服翅紗留置案上。）劉接上，隨龍套。

劉：軍士們：來此已是相府，四下搜來。（搜）

軍：啓稟元帥，相府無有一人，只有相爺蟒服翅紗，堆棄案上。

劉：啊！那牛金星倒逃得好快，他定然脫下官服，換了民裝，暗暗逃走了。牛金星啊！老賊！你逃到那裏去？軍士們！

軍：有。

劉：隨本帥出城，向河南路上，緊緊追趕，不得有誤！走。（宋趕上）

宋：唉！劉將軍那裏去？

劉：牛金星逃走，定要追上，殺那老賊，與李將軍報仇。

宋：牛丞相逃走了？

劉：老賊逃走了。

宋：他逃走也就罷了，何必追趕於他！

劉：定不饒他。

宋：劉將軍追他到那裏？

劉：他上天堂，俺追上天堂。他下地獄，俺也追下地獄。

宋：諒他已逃回河南去了，不追也罷。

劉：他逃河南，俺就點齊本部人馬，追他到河南去。

宋：想我大順朝，一朝將相，死的死，逃的逃，追的追，大事就不堪問了。

劉：京師都丟了，如今還說什麼大事啊！

宋：劉將軍，凡事要三思而行啊。

劉：走！（宋欲止之）宋軍師，不要你多管閒事。（劉辭宋、急下）

宋：唉！追什麼啊？簡直是散夥啊！【流水】牛金星做事心腸狠，爲何毒殺李將軍。大事不好你又逃了命，難逃千載落罵名。劉將軍不把好言聽，分兵追趕向南行。似這殺死的死來奔的奔（羊聲），【搖板】眼見大事化灰塵！（下）

第二十四場 驚 夢

『第二年二月潼關失守，於是又恢復了從前流寇姿態，穿入河南湖北，爲清兵所竊追』——郭沐若：甲申三百年祭

『自成走延甯蒲圻至通城。』——明史：李自成傳
李上，侍衛二同上。

李：（引）江湖九月秋，孤燈獨坐悶心頭。（白）十八年中，幾歷艱險。破京以後，本可混一中華，不肇帝業。可恨那吳三桂認賊作父，投降異族，勾引滿洲建子，殺進關來，番賊如今，已在北京做起皇帝。這半年來，把孤從北京追到山西，從山西追到陝西河南，現在又從陝西追到湖北來了。在京師時候，只爲那牛金星非宰相之才，他不但不能佐孤施行仁義，反把那明朝弊政繼續下來，大失人心。劉宗敏又剛愎自用，刑殺過多，軍紀敗壞；尤以私取陳圓圓，逼反吳三桂，誤事最大。只有李岩倒是一個文武全才，忠心耿耿；可惜年少氣盛，口直心快，爲牛金星所忌；在山西路上，是孤妄聽牛金星讒言，將他用藥酒毒死。哎！如今悔也來不及了。牛金星看孤大事無望，暗暗逃走。劉宗敏把本部人馬，帶到河南，久無消息。剩下了一個宋軍師，宋獻策，尙隨在軍中；但他不是戰將，只會籌謀定計，現今敗勢已成，他就有奇計妙策，也無用處了。孤從十八歲起義，千軍萬馬，也都撞過，艱難困苦，也都經過，忽忽中年，鬚髮皆蒼，倒頭來落得個將帥凋零，兵馬殘敗。舊事椿椿，猶目前，好不悽愴人也。【二簧倒板】李自成坐軍帳孤燈一盞，如【迴龍】思往事想從頭好不慘然。【轉原板】原說是拯人民河清海晏，在京師四十日萬事倒顛。都只爲勝利後頭昏腦旋，天下事看成了兒戲一般。到頭來只落得心離人散，怪只怪我李自成不聽忠言。徒然間只覺得燈光閃閃，秋九月深夜靜一陣風寒。（咚咚咚，鎗）樓樵上打過了三更三點，沒來由眼花亂墜意纏綿。（伏案作睡狀，侍衛下）

李岩上。(火影)

岩：【二簧倒板】前後思左右想難消此恨，【迴龍】半空中飛下了不散冤魂。【轉原板】我李岩保李闖忠心秉正，自河南投軍起直到北京。在平陽遭奸讒喪了性命，闖王你也會要悔恨萬分。吹熄燈托一夢大營來進，李闖王休貪睡細聽分明。在京師你不聽忠言諫諍（去聲），反將那牛金星當作好人。倘若是忠良言你都信任，那一件不是我一片忠心。何至於吳三桂引狼入境，何至於女真賊稱帝北京。成犄角在河南歸我守鎮，又何至失潼關流竄通城。你悔罷已遲了你也悔不盡，十八年枉拋了一世英名。救人民出湯火一場雲餅，舉大事成霸業快付烟雲。辭別了李闖王你自去思忖，九區山九秋月草木皆兵。（白）大王呀！你好好思索一番罷。

李岩下。(火影)李夢中醒來。

李：【倒板】睡夢中見李岩披髮而進【轉搖板】他道我信讒言毒害忠臣。（白）嗚呀！適才神思恍惚，不覺隱几而臥。睡夢之中，忽見李將軍進帳，道我誤聽牛金星讒言，殺害於他。啊！不免請宋軍師進帳，把夢中情景，告訴與他，請他參詳，看是兇是吉？（侍衛上）速往右帳，請宋軍師進帳議事。

侍：領旨。（侍下，宋上，侍跟上）

宋：【搖板】涼秋九月三更盡，不知召我為何情？（白）深夜之中，主上召臣進帳，不知有何軍情議論？

李：坐下說了。

宋：謝坐。

李：宋軍師啊！適才孤得一夢，李岩李將軍進帳，他言道：在京師時候，倘若聽他忠言，亦不至吳三桂投降滿賊，亦不至女真族蹂躪中華。就是出得京師，倘若允他帶兵前往河南，互為犄角，亦不至潼關失守，亦不至流落湖北。話倒是好話，只是假如今想來，亦悔之晚矣。

宋：還不過是主上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李將軍的話，極是主上在挫折重重之後，將這幾年的大事，反覆思索，悔的悔，恨的恨，省悟出來的，還也不足為奇。豈有夢中之人，還能講話的嗎？不過是主上自己的意思罷了，主上經過了這場閱歷，雖然局勢危急，只要能够痛悔前非，不驕不驕，號召漢族，共抗清兵，也

未嘗不可轉危爲安呢！主上在崇禎十二年以前，也不是屢敗屢起，終克京師嗎！

李：話是這麼說罷了。如今怎能比從前呢！明朝是已腐之國，滿清是方興之寇啊！還有一事，要請軍師參詳，李將軍在夢中，曾伸出三指，在孤面前，反覆三次，還不知是兇是吉？

宋：啊！（起立，私語）這不是九嗎？如今正逢九月，易經上的「陽九」是敗亡的朕兆啊！（回坐，對語）這也不難參解，無非是說主上還有九五之尊的意思啊！

李：但願如此。（咚咚隆隆，鎗）

宋：四更了！請主上安息罷，臣亦回帳去了。（下）

李：請。【搖板】十八年好一似一場大夢，醒來時還覺得夢景朦朧。
 〇倒教我夢中人心憂意悚，再不要在夢裏枉作英雄。（下）

第二十五場 九宮山

『秋九月，……自成自率二十騎略食（九宮）山中，爲村民所困，……爭前擊之，人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鎗死，剝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爲自成也。』明史：李自成傳

李、宋，人物如上。

侍衛一，龍套數人，

鄉團（地主武裝）甲乙丙若干人。

李上，侍衛龍套同上。

李：（走馬一週，下騎，四望）此山不知何名？

侍：九宮山。

李：哎呀！吾命休矣！

鄉團蜂擁而上、龍套驚散，全無一人，李自成為鎗所擊，倒地。
團丁剝衣，見龍袍，金印。

甲：裏面不是穿的龍袍嗎？

乙：還有金印呢！（手持金印遞示）

丙：哎呀！這不是李闖嗎？看左眼不是瞎的嗎？趕快去稟鄉約。（幕後有人馬聲漸近）

甲乙丙等：李闖的救兵來了，快跑。（衆急下，遺李屍於場，宋隨龍套上）

套：呀！李萬歲爺被鄉團殺死了！

宋：在那裏？（驚惶急促）

套：這不是：

宋：（急下馬，跪哭於李屍之側）哎呀！萬歲呀！【反二簧原板】

九秋月逢劫難龍歸天上，中軍帳晃李岩夜夢不祥。十七年好景

那基星一亮，原本是敗者寇成者爲王。到此時無限的驚哀悵惘

，我悽惶我淒涼我又感傷，我不惜殉主公心悲氣壯，九宮山一

把劍悲劇終場。（宋自刎）

兵衆紛紛跪下，插槍刀於地，合掌、俯首，唱送葬之曲：

九 宮 山

九宮山，
 九宮山！
 黃葉、淡雲，蕭瑟的秋天！
 你農民的皇帝，
 安眠罷！
 你打翻了明朝的天下，
 你登上了大順的寶殿，
 你橫衝直撞了十七年！
 你不料到結局得這樣悲慘，
 你領導的農民戰爭是失敗了，
 你的解放事業卻沒有完！
 他們罵我們是「流寇」，
 他們自己便是「佳寇」，
 這有什麼相干！
 你還透活在老百姓的心裏，
 我們高舉起你「闖王」的旗號，（衆起立，高舉武器）
 我們還得繼續殺向前！
 決不放過他們：
 那些喝老百姓的血的封建主，
 那些投降滿清變了的鬼漢奸！
 九宮山，
 九宮山！
 黃葉，淡雲，蕭瑟的秋天！
 闖王！你安眠罷，安眠！
 我們還得繼續殺向前！
 × × × × ×
 齊喊殺聲下。
 幕落。

（全劇完）

參 考 書

- 一、明史二十三卷，二十四卷：思宗本紀
- 二、明史二六八卷：周遇吉傳
- 三、明史三零九卷：李自成傳
- 四、吳梅村：鹿樵紀聞
- 五、吳梅村：圓圓曲
- 六、陸次雲：圓圓傳
- 七、錢 謙：甲申傳信錄
- 八、文 秉：烈皇小識
- 九、李遜之：三朝野紀
- 十、佚 名：國變離臣鈔
- 十一、佚名：崇禎長編
- 十二、佚名：明亡述略
- 十三、王先謙：東華錄
- 十四、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